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光緒丁丑秋月
歙西黃氏刊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等韻學字詁一卷

朝黃生撰在字扶孟統略人前明諸生是編取晉

張揖字詁曰各其書於六書多所發明每字皆有

新義而根據博奧與穿鑿者有殊間有數字未安

者如謂霍字但有先果反之本音霍字但有呼郭

又之本音今考主篇廣韻霍字下註息委呼郭二

切霍字下注呼郭之音又謂打字始於六朝

今考後漢山延壽書賦有打字之語又易林有口

饑打手句似此之類殊爲失考其他則最爲精核

五古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等韻學字詁

字言提要
蓋生致力漢學而於六書訓詁尤為專長故不同
明人之勦說也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字詁

兄

歙縣黃生撰

兄字說文以為長者蓋謂以言語教誨其子弟故字从
口此鑿也以長誨少父師皆可何必定兄愚以為當从
兒省會意兒象小兒頭凶未合形兄長於弟則凶合矣
故作兄六書正義 歙吳元 知不从口而遂改作兄亦妄
承吉按此條承吉別
著有兄字說詳言之

刀

小船曰刀字从舟省會意與刀斧之刀不同此即趙古
則所謂雙音並義不為假借也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可證後人加舟作舠贅矣

承吉按古者制字以聲為主義之大綱而偏旁其逐事逐物分別記識之目如舠字以刀為聲即以爲義舟之小者如刀如果上下文之辭義當屬於舟則但舉刀字而即見其爲小舟不必舟旁也然亦不必定不舟旁故有舟旁而刀之屬於舟更明即無舟旁而觀上句臨文之河廣則下句容刀之屬於舟也亦見合乎此旨則無所謂俗字與不俗字也亦無所謂傳寫之誤也故凡古書通用之字其或有偏旁或無偏旁或偏旁互換而皆可通用者義皆如此持此以讀古書則凡一切聲同字異之故悉易喻矣

己布

昔卜子夏辨三豕渡河爲己亥渡河今人習其語所謂豕亥之譌是也古己字作己亥字作布故與三豕字相近因以致譌若今之楷隸則書法懸絕矣苟不通古字

曷明其說乎 正本古綱紀字布本古根亥字干支之亥並假借用之說文凡解干支字皆近誕如云己承戊象人足亥而生子復从一起之類迷惑後人不淺

承吉按公書至服膺說文其聲通之處爲諸儒所未逮者亦多本許書喻明而此條乃嗤說文之甚蓋專研漢學而信說文者實始於公故所見亦尚有出入因者易而創者難也要其嗤之者正以實事求是之故且如所守己紀亥亥之聲義亦異於淺學之妄議說文者惟紀亥二字之系旁艸頭乃己亥二字之目而其大綱之精義則原在己亥之中公所尚未察耳然從來未察者豈獨於公必察之然後實知干支字之精也

尔

尔語辭也諧午省聲旁二直指出辭之氣借爲稱人之

相奪倫詩於論鼓鐘之本字乎蓋樂之條理謂之俞从
册象古簫形从亼也三合會合樂之意

冂鼎鉉

說文鼎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鼎七個
卽易玉鉉大吉也按考工記鼎作扁則知說文鼎字正
當作鼎諧几聲後人誤傳寫从几因加以莫狄切失之
遠矣 又按轄訓鍵也鍵訓鉉也一曰車轄鉉訓舉鼎
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鼎詳轄鍵鉉三字互訓疑鼎爲舉
鼎之物鉉特其鍵耳用鼎橫貫鼎耳加鉉以塞鼎端之
空使不脫出如車軸之有轄門戶之有鍵其用一也故



字從金若與鼎爲一物則不宜从金矣三代名物至漢
已大變易宜許不及見此物故訓辭反覆不一然他訓
既互發而本訓語反鶻突何也

𠂔

孟字古作𠂔按禮緯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曲禮正義故𠂔
字从子旁兩注指事明其爲旁出也

𠂔

古名字作𠂔从冂从口疑與命字爲一字命字从亼从
冂从口因名字義專故加亼以別之古命字本只作𠂔
耳以聲相命曰名故有所指而名之則去聲謂其所指

之名則平聲既以名名此物則不能移於他物故借爲命而有之之義孟子其間必有名世者史記云信命世之宏才索隱注云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按此但知訓命爲名不知史記之所謂命世卽孟子之所謂名世漢人去古未遠故其字義尙通用其曰名世者謂以天下爲己任經世大業皆此人命而有之云耳史記信陵君傳云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又董仲舒奏云限民名田又鄧通傳云不得名一錢皆此義又世說云天生劉伶以酒爲名名卽命也小篆作訛乃爲故後人失其義

疋𪗇疋疏梳

疋鳥足之疏也𪗇疋並窗戶之交疏也梳疏並理髮器也鳥足開而不斂故作疋字象之疋有稀義故窗戶之稀者曰𪗇櫛器之稀者曰疏並从疋會意兼諧聲疏所以通髮也故借爲疏通之疏因借義專故去疋从木作梳以別之凡稀疏之義當借用疋疏通之義當借用疏今日但作疏非是俗又妄爲疎不知何故从束而束𪗇之姓或云本出二疏因避難而去疋者然則廣受二子其果姓疎耶

与

与本賜与之与今人誤用黨與之與或有作与者反以省筆俗書目之矣今之楷書或有不當省而省者或有當省而不省者以為苟趨簡率此又不然大抵變篆為隸字體因之大亂當省而不省失之贅不當省而省失之簡末俗从風而靡不知作俑何人可恨也

亏亏𠂔𠂔𠂔𠂔

凡引氣出聲之詞有引之而下者如亏𠂔𠂔即呵字之類有引之而上者如𠂔𠂔𠂔𠂔之類引之而下其形亦下其聲亦下引之而上其形亦上其聲亦上他字不溷惟亏借為𠂔往之𠂔則羽俱切傳注篇韻之家不知其理𠂔

引聲之亏亦以羽俱切之蓋引聲之亏經史多借於轉

意邕俱切而𠂔往之𠂔即無借用於者可知二義必分二

音亏為引聲而下邕俱切之字何得溷為引聲而上羽俱切

之字乎凡𠂔字詩中用之尤多義原易溷如之子𠂔歸

猶孟子所謂往之女家也𠂔以采繫𠂔沼𠂔𠂔以用

之公侯之事言往而采繫𠂔沼𠂔𠂔者何所用乎往而

采繫𠂔沼𠂔𠂔以用之者公侯之事也此皆非引聲之

字也又考工記鳧氏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𠂔𠂔當

讀為汚窪同蓋欒者鐘口兩角也兩角之間窪然而進故

謂之𠂔先鄭云鐘唇之上祛也祛當為俗書𠂔字𠂔張

口貌言鐘體此處窪進如張口也字誤為祛疏

解亦未明

承吉按此引聲上下各字尚須酌別然公已見及于此甚精微矣要必明乎曲聲而後可分別喻之至祛之為袖者正是袖口不必定從口旁之祛

母

古本無母字但借母字轉聲鐘鼎文凡禁止之母并从小篆為據而不知其誤正始小篆也

兮

歌之曳聲也凡風雅頌多曳聲於句末如葛之覃兮螽斯羽詵詵兮之類楚詞多曳聲於句中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之類句末則其聲必擘緩而悠揚句中則其聲必趨數而噍殺此今樂古樂之別即於用字見之又兮字惟用之詩騷行文無取於此然老子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云云已開後世文士之習

白

白都回切俗作堆小阜也敦古有白音故爾雅邱一成曰敦邱

借用敦注都昆切俗有墩字此即白音之轉故注亦从俗音

又玉敦之敦音對爾雅如覆敦者敦邱注音堆此亦當即

字記
音對或音頓詩至于頓邱或卽借頓疏以覆敦者音堆以頓邱釋邱一成者並誤

餽

釋名餽洋也煮米消爛之洋洋然也急就章梨柿柰桃待露霜棗杏瓜棧餼餽據此則餽當音洋鄭注周禮簫如今賣飴餽所吹者疏音辭盈切說文譌从易作餽孫氏徐盈切篇海集韻切並同篇海復出二字从易者徒當切从易者徐盈切集韻陽韻又與糖爲一字戴侗六書故从之黃公紹韻會亦收庚陽二韻其陽韻餽字下注云亦作餽引詩有瞽注音唐按餽字無論从易从

易皆不可爲徐盈切不知何以誤作此音考庚韻徐盈切並無第二字餽字遂爲孤音此可疑也又揚雄方言餽謂之糖此正別其二名豈可爲一字諸家作徒當切者益謬今世尙有此物正呼如徐盈切當是漢世自讀如洋至唐以後始訛轉其音耳

信

信古通借爲申字易屈信相感孟子屈而不信是也按詩頌有客信信毛傳再宿曰信余謂當讀爲申申一訓重卽再宿義注家知訓爲再宿而不知讀爲申何歟

承吉按信之讀訊與讀申不同乃岐於各方口舌之音而致然者後世不知遂以一方而相傳或讀訊或

讀申漫爲分別其實本不別也蓋凡字讀音無定非無定也言之者同而聞之者異耳若執一方之音而必拘墟於其讀者皆非也此方見爲彼讀者不知彼方乃原是此讀要之音雖異而皆統系於一聲是故聲之爲大卽如以上三條敦墩頓自堆對錫洋信申一而已矣爲古學者正不必拘拘辯其音讀惟當以聲主之舉此則餘可見也

召

說文以此爲昭穆之昭孫氏市招切按禮王制三昭三穆及諸經史並作昭無有从召者說者謂昭明也故南面爲昭穆順也故北面爲穆據此則昭止宜讀本音今韻書多與韶同切則李涪刊誤所云晉武帝以其父名昭改爲韶音是也徐鍇繫傳郭恕先佩觿並據說文破

之徐云說文音韶又書作召則非晉以後改明矣郭云說文自有召穆字以昭爲召蓋借音耳予謂說文之召有可疑者召穆字旣無別訓又不單用則造文之始當並爲穆制字今召則特制穆則借用此何說也又召旣有本字何經傳史集並作昭召字會不一見蓋此卽晉人所作之字而竄入說文者徐郭不明此意乃以說文爲左據說文大經後人淆亂此予所未敢深信也按今人通讀昭穆如本音李涪云豈宜以晉氏之諱行於我

唐此或唐以後人始改讀乎

梅氏字彙召一音紹介行也未知何出

承吉按召音紹訓介行錄自集韻公蓋偶忽未檢惟公於古聲音之道已極貫通而又多拘於平側音讀

必欲是正則未免雜後世之學以論古聲音尙爲疎
於界限夫所貴於通古聲者正以古讀按之今音率
多無定故待考究以見其聲通然雖知其聲通而按
之今音仍無定也若必欲以今音合之乃所以論今
而非所以論古豈古人無定音歟口舌遞差後世無
從確別非如後世要歸於韻書反切之可憑信是以
論聲音者必分今古如古體詩以通韻爲長今體詩
以出韻爲罪非可比而同之然從來諸儒正未分此
界畫而又罕能如公之通貫古聲
則今此所言亦未足爲公書累也

石

說文百二十斤爲石後人省作石漢以石爲奉祿之等
故有二千石之稱今俗用此爲儋都濫切俗作擔亦非字至呼二
千石亦如此音此最鄙謬按漢書蒯通傳守儋石之祿
又揚雄傳家無儋石之儲試从俗之呼可以一笑

鋪

門戶鋪首以銅爲獸面銜環著於門上所以辟不祥示
守禦之義風俗通釋云昔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
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按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
公輸班所飾之蠡也詳應之說乃是門上浮漚釘而以
之釋鋪首豈應誤呼浮漚釘爲鋪首故云爾乎 按司
馬相如長門賦云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噲吟而似鐘
音云金鋪有聲則其爲環審矣

屈郄

屈郄所以持門戶之鍵也其形屈曲有似人之屈郄故

字言
以名之李賀詩屈邾銅鋪鎖阿甄盧照鄰詩倡婦盤龍
金屈邾其掩錢或飾以盤龍故云俗作屈戌非又或加
金作錮鉞益俗

怡擬

怡癡貌古或借駮並五俗作欵即斂同音字謬改集韻收

入哈韻疑母此書廣收俗字甚足亂後人耳目也俗又

以呆古保字又古孟字爲怡此即取疑字旁謬省而作擬駮也

與癡同孫氏以怡爲夷在切以擬爲五漑切並誤

承古按集韻中雖有俗字然其凡載一字必有所本並無一字出於丁度等自作其中所列六朝以上諸儒之聲音訓詁爲多欲明古聲音之學非此書不可至可寶貴予每欲令同學者檢其從出之處以證明

之即公所議俗字亦可著明其所本耳

仞

小爾雅四尺曰仞倍仞曰尋此正義也蓋人伸兩臂以度謂之尋尋八尺也但伸一臂則謂之仞仞四尺也孔安國以爲八尺何緣一度立二名鄭元以爲七尺應劭以爲五尺六寸並無依據今按孟子掘井九仞本書而作仞

不及泉以四乘九爲三丈六尺此尋常掘井之數若以八乘九則爲七丈二尺世未有掘井至七丈餘尙不得水不得水而猶掘至七丈餘者孟雖假喻然不應昧于物理如此又禮祭義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

蓋蠶室貴謹密遠風日故特低小也

倩

倩少好之貌草木初生色青故从青詩巧笑倩兮此言其笑之好也注云好口輔取與下美目相對義稍著不必也靚妝之靚當用倩靚乃靚召之靚於義無當俗又作艷亦非婿謂之倩猶以美少年稱之耳郭璞乃云言可借倩也此因倩又借義故云不从正義而从借義誤矣

俠

俠

胡頰切

古或借為夾字公羊注滕薛俠轂周興嗣千文

路俠槐卿黃庭經幽閑俠之高魏魏一老塾師謂予云我教蒙童路俠槐卿俠讀為夾俗人莫不怪我失讀此老非深於字學者當是見梅氏字彙中作此讀耳千文雖小學之書其中亦有數字未經講明如桓公匡合一作輔合此當是宋人所改蓋宋避藝祖諱匡故又女慕貞絜紈扇圓潔二字字異而義同蓋古無潔字只作絜李斯會稽頌男女絜誠是也俗本女慕貞絜或亦作潔好事者疑千文不當有重出因改為烈此皆不知字義者也

承古按古非無潔字管子鮮而不垢潔也論語欲潔其身皆是古者凡諸聲字多可去偏旁而用其綱諸

書通用網絜者多而不甚見潔字遂以為古無其字矣凡字如此者甚多非獨潔字若見說文無其字則更信之然即如潔字管子論語實有之此二文用水旁較明故又不徒用網之絜而水旁之目出矣要之明乎字之即聲是義又能知綱目虛實則字無不明此條公雖云古無潔字然以千文為非重字則是仍謂古有潔字也

黃腓鬩臄

臄篇海余真切脊肉也古作黃說文譌以一作腓說文夾脊肉也孫氏尖人切誤

一作鬩見齊侯鐘借為寅字按鬩本古字象夾脊肉或復从寅加

肉如其箕玄肱之類古字時有此小篆譌而从夕故許

氏誤訓又別從申作腓故孫氏誤音篇海臄余真切腓舒仁切

臄以臄切三字同訓夾脊肉集韻臄翼真切腓失人切又臄

臄並弋切訓亦同黃公紹韻會以臄翼真切為一字以臄

臄延知切為一字訓亦同蓋夾脊肉字俗呼如夷故別

作臄自篇海而下黃之與臄與腓臄之與臄與臄其義

或合或分其音或同或異皆不知黃乃黃之誤形臄乃

黃之變體惟戴侗六書故合臄黃為夷真切一字而謂說

文从夕為訛得之矣寅黃臄腓並余真切臄腓可轉以

脂切俗臄不可用集韻韻會乃以黃之訓恭者與寅兼列真

支二韻斯謬之甚者也篇韻又俱有臄字訓與臄同音余忍切戴氏亦引同臄非是

巾

古巾用以拭手故佩於身以便作事又覆物者亦謂之

巾禮巾以絺巾以絺之類其著於首者曰幘後世覆物謂之帕著

首謂之巾陶潛詩空負頭上巾故謂在領者曰領巾見開天遺事拭手

者曰手巾藉手者曰汗巾並近人語汗巾或謂之手藉見張邦基侍兒小名錄以

別於著首之巾著首者亦或謂之頭巾又古或以帕抹

首本武士之服韓愈文以紅帕首

誕這

誕徒旱切發語詞生民詩云誕彌厥月自二章以至七章

皆用誕字發端其為發語詞審矣義近乃俗因先生如

達語遂謂生育為誕世說殷洪喬云皇子誕育此猶未

害若俗謂生辰為誕辰至稱人為華誕則無理之甚猶

文誕作這俗改為這音之夜切本借者或借遮為指事之詞篇

韻並音疑戰切訓迎也郭忠恕佩觿云迎這之這為者

回之者其順非有如此不知這亦俗作字也

計

計本算數之計借為計事之計古人計事必用手指畫

使其事易見故曰運籌曰畫策曰籌畫曰圖謀曰規度

皆計事之義籌謂以籌計之也策謂以策畫之也畫圓

曰規畫方曰圖度謂量其事之長短也

蓋器奄弁掩揜

奄覆也又有餘也又欠弁蓋掩歛也小揜自關以東謂取日揜一日

覆也闔豎也宮中闔也闔闔閉門者

以上並說文本訓按小上義當歸奄

蓋器之小口大腹者其下寬展而上斂束故曰奄月令

孟冬其器閔以奄是也周禮考工記鳧氏弁聲鬱作弁

弁奄卽一字虞書大禹謨奄有四海此卽賈誼所云囊

括四海之意

并喻詞

孔傳同也蔡傳盡也皆以意爲說義

未盡也又宮者謂之奄人言其精氣斂閉於內故以奄

爲名鄭注周禮酒人注引月令其器閔以奄得其旨矣

奄人之奄一作閔以司閔故孟子闔然媚於世

趙注闔然大媚

於世朱注闔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言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

趙注甚謬朱注似是

而非蓋奄類婦人女子以媚悅人主爲事故以爲喻所

謂衆皆悅之是鄉原之行也覆義當歸掩从上覆之从

後取之並曰掩本掩取禽獸之義掩揜卽一字又俗坵

字

篇海口甘切土器也

當卽弁之轉聲弁一音古南切

籽理

理

說文治玉也

籽

說文籽古文李尙書梓材疏云本亦作籽馬云古作梓字治水器曰籽

按治

木之籽

卽李字

本與治玉之理同音馬云古作梓字者言

古本尙書梓字作籽也

詳此則梓字後人所改

先儒不知此卽李

字變體故誤从子音因改作梓疑周禮梓人字皆後人

所改也

凡九經中字漢儒誤讀改者甚多不特石經變古唐楷變石經也

理李

卽籽字

皆

有治義故古書用理字亦通作李左氏昭十三年傳行

理之命無月不至又襄十八年傳不使一介行李告於
寡君管子書大理字皆作李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曰
理史記天官書作李是也後人不知左傳行李之卽行
理故疑其誤李匡又資暇集謂李當作岑乃古使字此
不知古文而妄作者演繁露及項氏家說已辯之詳矣
集韻溷收岑字甚誤後人

虜

虜說文从母从力徐鍇云左傳武夫力而拘諸原故从
力母音貫穿之也獲者以索拘之張有復古編云俗从
男作虜予謂从母从力者疑許氏之誤小徐曲爲引證

其說近迂虜謂勝敵所獲男女字正宜从男張徐皆稟
承許氏太過不敢輕倍其說者也

串貫擯遺母

串

爾雅習也五患切說文闕

卽古貫

古玩切

字爾雅與貫同訓習此借

義謝惠連詩聊用布親串言其所親識熟狎之人也又
詩皇矣串夷載路串夷卽昆夷借字轉音俗仍讀古患
切非也爾雅注五患切則以此爲翫字亦非俗用串爲
尺絹切則以此爲穿去聲字亦非貫習之貫說文又作擯

遺二字

音工患切

古玩切在翰韻工患切在諫韻二音有開

合之異

字結

七

承吉按以申為昆之轉音正是論聲音而不論字體之形跡所見及此聲音之道思過半矣此公書之所精以為

宣

宣天子宣室也借與宣布之宣同用因宣布義又有明

顯義語云五采相宣是也又易說卦傳巽為宣髮虞翻

云李鼎祚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為寡髮非也陸德明

易解又易林云宣髮龍身可證易按今人以早見二毛者

謂之蒜髮以其色或曰算髮言以思算過並即宣音之

轉俗人強傳其義耳

慮宓

慮伏同音故伏羲氏之伏一作慮易作包犧莊子作伏

律歷志作炮犧太又宓美畢與慮同諧必聲故史記借

用宓又伏羲氏妃死為洛神曰宓妃上林賦青琴宓妃

屏玉女却宓妃曹植洛神賦洛水之神名曰宓妃孔子弟子宓子賤為伏羲之

後而漢伏生又子賤之後蓋古字多因聲假借不甚拘

也後人以宓音美畢切與慮音不通故有謂从宓者誤

顏氏家訓云孔子弟子宓子賤即慮義之後俗字亦為

宓或復加山永昌城東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

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

較可知也郭忠恕佩觿云以深宓之宓為慮賤其順非

有如此者按二子所辯皆不通古音之過古伏處皆讀如彌故宓處皆以必為聲其處如處賤之借用宓者音即隨之而轉但俗人仍讀如密則為大謬苟欲刊謬正俗者但當正其音不當斥其誤也

承吉按包炮亦正與伏處宓一聲是以通用承吉經說中詳明之

紛雰為粉雰

物分則亂故諸字从分者皆有亂義紛絲亂也左傳猶治絲而

勢之也雰雨雪之亂也詩雨雪雰雰粉衣亂也上林賦粉鳥聚而亂也或作翁莊子雰雰亂貌也書泯泯雰雰

承吉按凡諧聲字以所从之聲為綱義而偏旁其逐事逐物形跡之目此則公已先見及之

麇暴

麇字本从鹿下各俗誤用麟大牝鹿麇字幾廢嘉靖已

西應天發解首唐一麇主司不識其字遂欲易首賴藩司一吏識之因得不廢當放榜時內外簾及監臨提調

諸官咸在竟無識麇字者非此吏則唐生瞠乎其後矣又洪武初殿試第一甲首孫曰叅次某次邢寬書榜式

字體相粘故曰叅二字有類俗書暴字正作暴上云國家

止宜刑寬豈宜孫暴遂易邢第一而孫居三夫唐以命名用古字幾失首解孫以命名近俗字竟奪大魁此皆

字學蕪廢之過聖人在上考文之典安可緩乎洪武中亦嘗命

儒臣修韻書今所傳正韻是也然亦未盡當

承吉按吉跋公書以此條為公入國朝後欣頌之語觀所注云正韻未當益足證其信然蓋亦正以此語露見本意而亦無傷於前代也於此就足覘公品誼

併媵

說文併以證切送也爾雅作媵送也古者諸侯嫁女本國及他國

皆以大夫送之謂之併俗以妾義專故改从女不从併

伊尹為有莘氏媵臣史記晉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媵

秦穆姬左僖五年杜註送女曰媵以屈辱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遂

及齊侯宋公盟春秋莊十九年無傳成八年疏辭稱魯意愚不教故遣大夫隨之晉將嫁

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左襄二十三年伯姬歸於宋衛人

來媵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左成八年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莊十九年其言以妾為妻奈

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公羊僖八年注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

併蓋送女之名非謂所送之女為媵也

醜

醜說文訓可惡也按鬼貌醜惡故从鬼凡事物難過目

者俱可借此稱故人貌陋者為醜男女所諱處亦謂之

醜兼羞惡二義貌陋則可惡此本義也男女所諱處則

羞於言此可羞義也禮內則釐去醜當古人有此語偶

然以之命物若醜類之醜其義即傳古音近而借用耳

弗弅彌攷彌費

六字音同讀近方音之不

弗說文訓橋也从人从人从韋省分勿切弅字說文不

收彌訓輔也重也从弅因聲攷彌費皆重文彌字余考

其文六字當即一字所謂弗者即詩秦風竹閉緹滕之

閉以竹爲之而以繩約於弛弓之裏所以繫弓體使正

也今謂之弗字从弓川不成指其事也弅則从二弓一

反一正繫弓者先反而後正此會意也弅有匡正之意

故借爲輔彌字古者繡其形於裳以備章服之制亦取

輔彌爲義敝注兩已相背取其辨此妄說也第此字重

文多而借義廣故後世遂分爲二字弅字竟以罕用而廢獨見米氏一印

米名芾字元章蓋即取章服之義

弗崑爲不然之辭彌崑爲輔彌之稱

彌本借義無正字故書古文邶成五服詩佛時

主正義

反爲借義所奪因不知所從詩用閉固非儀禮之作鞅

亦謬非皮革之物不當从韋伯温知其失而以必字當之乃似是

而非也弗之从弓於義較明而周不取繇不識古音故

承吉按凡同音之字皆同綱義而不定拘偏旁形跡

之目亦非可執後世之口讀以別古音故公以爲弗

弅等六字當即一字者是公正明乎此也惟然則可

並明乎閉鞅亦正以同音通用而不必反以詩禮之

二字爲非矣蓋公學之通徹古聲爲從來所未逮而

猶不免泥後世之口讀以論古即如此條公意以弗

也承吉述明公學之精而亦不敢從公議及詩禮之
字然公要非率議詩禮乃心乎實事求是正欲明詩
禮也故必如公學然
後可爲進是一解

王

說文引董仲舒云三畫而連其中爲王三者天地人參
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李陽冰云中畫近上
王者則天之義鄭樵云盛王本義也象物自地而出粵
盛也戴侗云一貫三之說太巧非孔子之言且中畫近
上李氏雖曲爲之說終未通鄭氏之說亦迂或曰能一
下土謂之王按書故字在疑部蓋不敢爲確解也余以
孔宙夏承等碑王作玉其下分明從土漁仲蓋見及此

但上畫謂物自地出不可通正當以能一下土爲義耳
然以上古帝號言之則皇先於王以制字言之則王實
先皇疑古者以此爲有天下之稱如易云古者庖犧氏
之王天下也本但音旺至三代取以爲帝號始轉平聲
耳古之主世者祖云某氏某氏而已三皇五帝皆後人
增加之詞如云炎帝以火德王黃帝以土德王月令
其帝太皞之類
皆後世之語

庚

周禮注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四秉曰筥
十筥曰稷十稷曰秬論語集注云庚十六斗秉十六斛
此本周禮注數也按此則庚字當作庚始與簋聲相近

漢人去古未遠必有所本庾字或傳寫之訛也小爾雅云釜二

有半謂之斂朱注釜六斗四升以庾乘之正得十六斗

承吉按庾亦與斂一聲不必庾也惟一聲即可一義如今韻書虞尤乃正曲聲之通者若區之為歐婁之為樓聚之為鄒為驟皆是即觀數聲為斂亦可明

不惜

不惜草履名按齊民要術乃作不惜初以為其字有誤諦思之當以不惜為正蓋因此物極賤雖履泥濕地亦不之惜故以為名乃知字作不惜其誤久矣謂不須假借義殊無謂不惜見釋名齊人云搏腊猶把鮓麤貌也方言麻作者謂之不借說文不借綦古今注不借者草履也漢文帝履不借視朝周禮玉璫注有薄借綦儀禮非注今時不借也

承吉按不借者乃薄藉耳若不借不惜古人安得用此俗情且亦聲義本來如是並非意為之說

覲

詩有覲面目字書注與覲同覲面慙也又慙亦慙也今人謂羞澁曰腩腆不知語何所本字書無腩字腆訓厚也亦無慙義或又作覲覲則古本為一字今析為二字呼覲作倆音益訛

承吉按今人所云即面覲耳

叟

味嗽相鷹書名見沈存中筆談篇海味音述義闕又叟音所祐切註驅鳥聲按此則嗽字當作叟為近是

邱嫂

漢書楚元王傳過其巨嫂食注巨大也長嫂之稱也此訓未然巨空也謂無兄空有嫂也蓋是時高祖長兄已沒耳

承古按字詁中與義府有重複數條大同小異者此條其一也蓋二書皆公隨筆所記未經核對訂定今悉仍之

陶

吾鄉謂長曰陶如謂日長曰好陶天此語亦有所本楚辭陶陶孟夏

尾

尾字从尸从毛今人但知為鳥獸之尾此未達製字之義按說文訓微也从倒毛在人後蓋篆文作民尸字乃人字在上之形尾謂穀道竅故从毛此竅在人隱微之處故訓微書鳥獸孳尾注交接曰尾蓋鳥獸交接俱在後故以尾名之尾竅非人所常語後遂專移此字於鳥獸矣今俗謂尾曰尾巴語雖俗却有理蓋巴者把也言在尾竅後可把持也若單言尾是僅指其竅而已

屈

昔人有對句云投水屈几勿切原終是屈曲勿切殺人曾子

又何曾祖陵切此蓋取同字不同音為戲也然屈原之屈

與屈伸之屈今久溷為一音矣又曾子名參史記註音

驂今若讀會參為會驂人必發笑然觀其字子輿此自取驂乘之義古驂亦通作參漢書文帝召釋之參乘是也今之呼所金切乃為論語注所誤耳

承古按參驂兩讀乃岐於各方之口舌其實與一讀無異參者三也凡物至三則形象參差所以為參若馬之驂乘則加參以馬而為驂乃所以記識馬之參差者耳參綱而馬目也即如艸中之人參亦以極杖參差而名其字作蔘則所以記識艸之參差者參綱而艸目也若去偏旁之目則驂亦可但作參會子之名是也故字子輿蔘亦可但作參即通名之人參是也凡字重綱而輕目學者反泥目而遺綱左矣

鵠

鵠胡沃切說文云鴻鵠也廣韻云黃鵠又射鵠師古注相如賦云水鳥鶴昂各切說文鳥名鶴鳴九臯聲聞於

天廣韻似鵠長喙朱頂詩注似鶴善鳴據此則鵠與鶴自是二種然古人多以鵠字作鶴字用如高祖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西京雜記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曹洪馬名白鵠晉拂舞歌高舉兩手白鵠翔阮籍詩黃鵠呼子安諸鵠字皆即鶴字若廣韻云鶴似鵠長喙丹頂則似謂不長喙丹頂者為鵠然此鶴也非鵠也若師古云水鳥與古多以鴻鵠並言則似是鴻雁之類若周禮司裘設其鵠注鵠小鳥取其難中則謬鵠果小鳥豈得與鴻並稱今人呼鵠為穀則蒙古韻所轉也戴侗鵠字注云或曰遼人謂之天鵠

承吉按鵠卽是鶴從來以爲兩種者泥於字形昧於字聲也不知鶴鵠正是一聲非可以字形拘別承吉經說中詳明之

爹

唐竇懷貞再娶韋后乳母王氏自稱皇后阿奢奢字當作奢篇海奢之邪切父也又爹字有屠可陟邪二切亦訓父也按南史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此屠可切之証若陟邪則當音遮此音殊不合及考貫珠集云爹字陟邪不定門集韻爹字亦陟邪切正在端母之下乃知此字當音都邪切而奢字亦同此音之邪卽陟邪正與今人呼父之音合蓋奢屠都三字並从者故得與爹同

音而爹之變奢屠可之轉都邪則本羌人呼父集韻流注入中國故無一定之字與音也

承吉按所云無一定之字與音至爲精語充之則曲直通之聲可明矣然此實凡字皆然不必此一字也亦中國之方音參錯本來如是不必羌人也蓋音必統系於聲聲有定而口舌之讀音無定惟聲有定則雖音之無定者統乎聲而實原如一定矣自吾儒聲音之道不明而西域所見轉近之所以流爲字母始如測算之有西法要之古聖人制字乃卽聲以明道固非形跡之所能拘而聲音乃正所以會通形跡其所把握自有在矣然公所云無定之字與音者則合而貫珠所云陟邪無定者則謬後於打字條明之

頰

頰俯二字同義不同音俯自音府頰自音眺後人以其義同遂誤呼頰爲俯諸家韻書不辨其誤乃於嘯慶二

韻兩收之不知頰字从兆聲無斐古切之理又俛字說文訓俯當亦同義不同音今字書亦收銑麋二韻並誤

承吉按府兆免皆以曲聲相通故俯頰俛同一聲義此正古聲之猶存於今者即如與俛同為免聲之洩字乃讀為每以每亦一聲也公別條以豐之聲即勉者正是每與免一聲也詩河水洩洩之與殄同用者亦正是每免一聲故殄亦一聲也而兆府免之同聲正承吉經說文說中所極明包孚權輿之聲者矣

好

說文好字訓云愛而不釋也女子之性柔而滯有所好則愛而不釋故於文女子為好若如所訓則文中子字為贅設矣予謂好从女从子蓋和合二姓以成配偶所謂好也詩君子好逑妻子好合乃其本義

解者讀好逑字上聲讀好

合字去聲非

借為凡相睦之稱孟子言歸於好左傳修舊好

二好字舊讀去聲並非

言和好如婚姻也好為美德故借為惡之

對人情慕好而惡惡故轉去聲為愛慕之義說文但以去聲為訓是以借義為正義於上聲之訓遂闕此其謬

也又璧孔曰好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按詩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好音吼詳吼字乃諧孔

音則知古孔好二字音相近故通借之

附掌錄云好又陝人作吼音

好字古借用畜畜音獸呂子引周書云民善之則畜也

不善則讎也注畜好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亦此義注

訓畜為止非

承吉按吼若以字體而論自當从口孔聲然孔乃通聲吼乃曲聲斷不能以通而聲曲此字廣韻一切經音義皆以爲與响咩同字而說文無之乃俗字也明乎曲直通之聲則如此等不合聲義之字即可一望而知其俗而說文之必無此字亦不待檢查而後見夫非說文所無之字之必俗乃以此等字之本俗自然必爲說文之所無也若响字从句則正曲之聲矣又安有句聲之字而乃與孔聲爲同字者至於好字亦是曲聲夫好卽是孔何以不與孔同爲通聲曰孔以形其中之通好以形其邊之曲雖所形者同爲中空之象而所以形之者則有於中於邊之不同所以孔與好二字一通一曲聲各不同且中字亦卽是通聲邊字亦卽是曲聲凡字聲義象相連比附至精極微必聲明而後義喻卽如此條明好字爲曲聲正是孟子好字之爲畜聲孟子畜君者好君也與泮水者洪水也同一以聲解義無如因不知聲遂不知義然若非明乎曲字卽無由解畜與好之聲義無怪孟子不能明矣至讀好如吼吾歛正有此音似不必反引拊掌錄以爲陝讀如是蓋歛語讀厚後等字原皆如好固知聲音非可以一時一方之口舌論也

孔

孔字說文云嘉美之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按此以正借兩義溷訓解殊牽強蓋候鳥是正義嘉美是借義古孔好二音相近故孔亦訓嘉如鴻駿俱訓大鴻本鳥駿本獸以與洪俊字同音故借用之本訓中豈有此義哉

禠

筭字古作禠禠字六書正譌以爲从二三會意非也此象布筭縱橫之形偶同二三示其實不然說文云筭長六寸蓋古人筭子如今之籌馬右軍筆陣圖云平直相似

狀如筭子便不是書平直即謂書之橫豎五代史王章云措大輩

把筭子不知倒順其製可見今就祿字字形思之想古

人筭法每位只用五籌遇六數則以一當五餘四籌下

盡則又以一當十另从上位起數矣二示象左右二位

二縱三橫象當五與畸零也戴侗解與余同按漢徐岳數術記

遺筭法自積筭至計筭凡十四種有用籌者有用珠者

今之筭盤用珠是其遺制而用籌之法遂不傳矣

僕射

僕射射音夜漢官儀云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關中語轉為此音此說未然按孔衍史記

注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予因此乃悟射字當讀

為扶掖之掖與律中無射字同音僕附也見詩景命有僕注以其附近人

主備扶掖之用故曰僕射員數既多後遂命之分領諸

事故有謁者僕射冗從僕射城門僕射等名此既在人

主左右其後漸掌機密自六朝來遂以尚書僕射為宰

相之稱與侍中一官皆以至賤為至貴可怪也

承吉按相傳以僕射為近侍扶掖正承吉文說第十篇所明班固以陷司馬遷之中書令而後人墮其術中者千載而後貴賤莊媠使人莫明固之毒人甚矣

姪

古兄弟之子猶子故不為之別立名號所謂姪者乃兄

女之名耳以姪呼兒子始見唐狄仁傑云姑姪與子母孰親近人又書作侄字不知侄乃音質堅也癡也侄伋不前也又姪呼伯叔古人必連父字蓋伯叔但如今稱人之行第今卑幼於尊長使但以行第呼之可乎兄弟本同一氣叔姪恩猶父子其變兄子之名爲姪去父之名單稱伯叔稱謂之間便是骨肉淺薄之一證也

婀娜

婀娜上鳥可切美貌又舒遲貌亦作阿那衛恒論書或

縱肆阿那陸雲陸丞相誅珍裘阿那又哀裘衣服長好貌又懷榦木茂盛貌一作猗儺詩猗儺其華注柔順貌又旖

旖旎旌從風貌楚辭紛旖旎乎都房亦作猗柅相如賦垂雲貌之猗柅韓愈元和聖德詩旂常婀娜東方朔七諫若李旖旎予謂二字總輕婉柔弱之意在人則爲婀娜在衣則爲哀裘在木則爲懷榦在旌旗則爲旖旎故詩文中亦可互借爲用猗儺詩音平聲旖旎一音倚你又一音伊泥此隨聲之轉各相其聲勢所協耳詩中又

有單用者猗彼女桑佩玉之儺是也

增韻亦作猗猗猶窈窕也又猗猗

香也

婀娜亦作旖旎屠門高琴引云美人旖旎紛嬋

那上聲其字亦卽是

承吉按如此等條足見公古聲之通徹並不泥後世之音讀承吉經說中明孟了之二女果卽是嫫而亦

之古

完

卽是婉其大要試觀裸之卽
梳裸之卽灌而已可喻矣

也

也羊者切語已辭也古通用殿於計切集韻於上聲年
里切收也字此卽从殿之轉聲也淮南子引詩其儀一
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以兮作也則也字當音猗大學
引秦誓斷斷兮書本作斷斷猗此皆以聲之相近者通
用耳也字後人又爲語中之詞如李白詩投竿也未遲
杜甫詩西蜀櫻桃也自紅之類是也此字古人却用亦
字如書女亦昌言論語管氏亦樹塞門是也杜詩又云
稚子也能賒注家以爲此也字音夜方言如此未知唐

乃也

人作此呼耶抑宋人自作此呼耶也字古人又作耶字
用如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并有人焉其從之也韓
詩外傳云非汝之讎也國策云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又
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 也字
小篆作也說文訓女人陰也初疑其誕諦思之字从口
从倒口蓋指生人所从出之穴耳女陰爲也自是古今
語異又爲借義所奪故後人遂迷其本訓

承吉按古聖人凡制一字必有事物跡象之可傍依
然後能制若虛字語助則無憑空造是以凡從來相
承之語助多係假用實字而不能特造虛字虞夏之
文所以虛字少者假用未定也迨後以虛字不敷用
而日假日定矣然凡實字要必先起於人言之虛義
其中由虛制實復假實爲虛在在皆有精義非苟然

也如也為女陰乃是在下翕合之象所以用為辭句中在下翕合之虛字其餘各虛字語助一一出自精義以說文本義體之無不了然可見故許書為千古之江河日月也

樂

考工記鳧氏為鐘兩樂謂之鈇樂鐘口兩角也鄭注故書樂作樂杜子春云當為樂按角古音盧谷切與樂歷各切音相近故通借樂樂盧谷切從樂即一音之轉也又禮喪大記鬢爪實於綠中則以角為綠此亦其類今之樂字杜子春所改實無義也

裏

裏說文訓衣內猶內衣也綉謂之內衣詩邶風綠衣黃裏小

雅不離於裏皆謂此屬毛言處胎時體氣與母相屬也離裏則直指出腹而言為難言下體故以下體所服為言耳詩注並誤古者上曰衣下曰裳皆在表惟綉在裏故說文訓衣內

鱣

俗有鱣魚古無其字故借鱣徒何切轉音常演切淮南子云鱣似蛇荀子云蟹非蛇鱣之穴無所寄託是也又或借鱣張連切轉音常演切後漢書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韓非說苑皆云鱣似蛇是也顏氏家訓云銜三鱣魚假借作鱣鮪之鱣俗因謂之鱣魚此顏但知鱣之為借音而不

知鱣之亦借音也漢注誤以張連切之鱣為釋羅願爾雅翼力辯其誤又梁韋林戲作鮒表省鱣作鮒亦通酉陽雜俎載此賦誤書鮒作鮒篇海一並收之徒增後人之惑

烏於

烏於本一字其借為歎辭者於乎古用於後用烏俗作鳴非

是又有單言於者書用於孟子用惡然詳其意於之聲

急此歎美驚歎之別今俗驚歎詞直曰惡烏各切則其聲更直矣然無用烏

者其借為焉安之轉者孟子用惡惡在其敬叔父之類史漢多用

烏司馬相加傳烏有先生之類亦無用於者蓋於借同于因借音既

專遂與烏不相通是以古多用於後多用烏以於別占

一音故也

承古按烏於鳴惡皆以同聲通用一也即焉安亦是一聲所以惡之義即是焉安承古文說中論方言篇極明權輿二字之為一聲古義精微公於惡字而乃旁及焉安其於以聲通義之故已躍然欲出矣

齊

古書字尚簡故齋齋齎齎齎等字通借用齊禮齋

衰孟齊疏之服本作齋玉藻趨以采齊本作齎周禮醢人五

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本作齋禮記樂記地氣上齊本作齋

周禮酒正五齊三酒考工記金有六齊本作齋又火齊

才詣切珠名言其色如金之在齋也又尚書大傳多聞而

齊給鄭注疾也史記五帝紀幼而狗齊疾齊速當讀

為資資給也言天性捷給也今讀本音似誤

承古按凡字義皆主於聲聲為綱偏旁為目如齋齋等字之通用齊字者乃用其綱而參以上下之辭則其義自見無取乎必用目亦不必盡不用目此文字之精旨知乎此則凡古書所用如此等者無不明止不待逐字測疏之以為某某字如此其通用也

ノノ潑刺撇烈億賴

ノ匹列切說文左戾也ノ分勿切右戾也今作字ノ謂之撇

ノ謂之捺二字古音拂戾撇捺者拂戾良薛切之轉也又

杜詩船尾跳魚潑刺盧達切鳴此狀魚尾左右擲掉之意

則潑刺亦拂戾之轉又千騎常撇烈此言其性之悍戾

又俗語云億賴亦乖戾意撇烈億賴猶拂戾也蓋ノ為左右相戾故諸字皆从此借義

乙

說文ノ益悉切承甲象人頸ノ乙黠切元鳥也按此當即一

字而有二義二音元鳥之ノ本从鳥省象形甲乙之乙

則又借其形以指草木屈而未伸之象益悉乙黠二切

本一聲之轉律歷志云奮軋於乙鄭元注月令云乙之


言軋則是甲乙之乙亦可音軋也湯之名曰天乙則是

元鳥之乙亦可音乙也後人以二聲分屬二義許氏以

二字別為二形皆失其本

承吉按此二字之形不同者正所謂字之形跡也一象人頸一象元鳥制字者不得不各還其形跡而二字之聲同者則正所謂同聲之字即同義不拘乎形跡也夫二字何以同義則即公所云借形屈而未伸之象象同則義同皆由於聲同也其聲何由而同曲也屈而未伸正是曲也此即承吉之所謂曲聲惟曲聲故曲義曲象充之則曲聲曲義曲象之字多矣此二字乃特其易見者然萬事萬物莫不要歸於曲既曲不一曲則安得不逐事物而各還其形跡此鳥形之曲與人頸之曲所以各為一字而其所以聲通者則曲通也故二字並非即是一字公以二字為不當別為二形雖尚未審而正以此明其為同聲同義同象則不啻已審矣蓋從來以聲義象合明文字者惟公為先覺也

克

克古作即可字之變文克與可同義但轉其聲耳又堪戡亦聲之轉

俞唯

俞唯皆應詞今人作唯但聲出喉中而不言其字若頃則喻之聲也頃本所駕切元人曲中始作平聲為應詞用

太

太古音替故或作世如太叔為世叔鄭大夫游吉也太室為世室太子為世子太祖為世祖之類是也觀屨字从世便得世太轉音之義

理

凡言文理者交錯曰文條遂曰理言義理者處事為義

論事爲理言道理者宏達曰道旨奧曰理

瘞

說文瘞才何切小腫也一曰族累左傳桓六年瘞七木切蠶力

切陸德明引說文作瘵瘵云皮肥也今無此文按肥即非未

切古字通用今俗謂之癩吾鄉人謂之瘞音近宰凡繩有

結亦謂之瘞連言之則曰瘞瘵力改切詳吾鄉轉音之始

則瘞字古當音坐徂果切耳

縴紉

字彙紉直忍切牛系也引禮少儀牛則執紉紉與紉同

引周禮封人設其楅衡置其紉按周禮注云紉著牛鼻

繩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又云紉字當以豸字爲聲

據此紉雉當同音明矣疏云紉本又作紉特忍切按禮少

儀云牛則執紉紉則紉之別名云別名則二字同義不

同音可知字書止因紉本又作紉二字遂誤合爲一音

殊屬鹵莽字彙承篇海之誤又禮疏申生雉經雉牛鼻繩謂以

牛繩自縊而死

承吉按如此條公尙未審紉紉之爲同聲其同聲者

同曲聲也公時未明曲直通之聲故此等爲難喻以

今韻書而論如眞軫震屬部與支紙寘等屬部皆爲

一聲說文新附以眞爲眞聲不誤也此等非煩言不

明然即觀敏之爲每聲隼之爲佳聲沴之爲參聲

怎咱波吓

怎子肯切字本作咱上聲今北人語猶然蓋作麼之二合

音也北無入聲故元人創作此字南人踵之又轉其聲

為子肯切耳咱側皆切之為我則自家二字所合也又波

羅不並二合音

承吉按吓即說文之吝字其實即否字耳否之不口即不可也惟不可故否之吓之承吉經說中解包孚否泰詳明之

哉載纒

哉載皆始也秦漢以來謂始為纒裁才財同即此音之轉

閏

按閏月居門因字形與禮文偶合故後儒傳會為說且

置閏起於黃帝何因得有王稱愚謂閏字中當从玉古

字三畫勻無點諧門聲玉之温潤也後因閏月義專温潤字遂

借潤下之潤而本義亡矣

撫塵

東方朔與公孫宏書見北堂書鈔何必撫塵而游垂髮齊年

偃伏以日數哉撫與模同今小兒以碎盃底方音為莖

搏土成餅即此戲也諸書載此皆譌撫為撫義以致義

遂不明也升菴謂若佛書沙語亦影響

承吉按歛語謂底為督乃轉聲實一聲也凡字惟同聲乃可通轉如底督之通轉必明乎曲聲者乃能喻之底督同聲猶之米粥同聲說文粥字作鬻从鬻米聲明乎米粥則明乎底督矣蓋今韻書支紙齊霽等

屬部與屋沃等部同為曲聲之字公義府一條云檀弓孟子之粥讀糜正本於說文糜聲即米聲也即底聲也今讀之粥即督聲也即曲聲也其口讀不同者皆由方音流轉所致凡字如此此特其一非流轉則不能成口舌聲音文字而口舌聲音文字皆根於道而出道網維於曲直通非曲無以成其直通故凡字大半皆為曲聲如粥字徐鉉云今俗音之六切公義府亦以之六切為俗音其實並非是俗乃聲音彼此流轉適然如是則相傳如是若以曲聲貫穿而網維之斯無不喻公於此既以督為底之方音至義府督亢一條又謂督即是尾以督亢為燕地之首尾誠千古未明之精義又云督為尾閭之脉而尾之聲義正即是底故尾脉即是督脉此則尾底督之為一聲公不啻既已明之矣歛語謂凡物之尾皆曰督乃聲音文字之精蘊流傳於婦孺之口者各方之音皆有精蘊而人動輒以俗語土音鄙之何怪聲音不通以致文字不明不知聲音文字乃合九州之口舌言語湊會而成猶水之滙集眾流而後成川故聲音一本於水土若後世之執一指字專為中州音者猶之執一指水專為中州之水其水雖在中州而不知其乃先

已滙合眾流而至
也是在喻之者矣

西

孔子曰六畜之物皆能為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見衝波集予閱此

語頓悟耶古酉字字當音力久切讀如柳柳老凡所從畱

柳窳聊等字皆可不隔聲而取而畱熟於酉漢律志皆一

以貫之矣又伏生尚書味谷作柳谷予謂此必卯字傳

寫之譌蓋和仲所宅西方卯位故也西本古酒字廢卯

而用酉因加水而為酒卯字失本音其即用酉誤之乎

因此又知旃字書一之即旒旒字書於求之即癘皆古

音流音流切訓腐也

今語變 又福字說文注祝福也按即醫科之祝由

歷書名昴宿為留言陽氣之稽留則今之作昴者亦誤

承吉按凡字音如西與柳與酒如游與旒與由之類皆方語口舌之進退此岐於各方並不必岐於古今者然雖岐而實不岐不誤何也此方之柳至彼方雖讀如西而在彼口中原是讀柳以其所稟水土之音運舌之實如是非有異也從來由此之故而諸音出古人即由此之故而諸字制乃即由此之故而字音遂有通轉亦即由此之故而可見通轉實有本原蓋必方音互異而後言語乃見參差文字乃能孳乳言自性生字從言制精之至矣

山

漢封蔣澄為山亭侯集韻烏后切方桐山引陳懋仁音后升菴謂當是函字之省其地則集韻注在溧陽田菘

衡音函謂在宜興字彙注在桐城方桐山亦云桐有山山按宜溧二縣接壤蔣本宜興人其所封宜在此此字他處不經見其形與聲皆可疑以予度之當是山字傳寫之誤山即尚書三危之危古文如此形既相近而危偶同在疑母其轉聲更近也

一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強名曰道以立造化之根以成萬事萬物之紀萬事萬物其數莫殫歸根復命必統於一一也者又道之別名也在易曰極在書曰中極言至中言央皆一也天地萬物之數隨而

不可紀聖人者出始制文字以成萬世之用天地之秘
 洩三才之紀立矣許慎氏創為說文解字一書分別部
 居始一終亥其中以類相從一者數之始亥者數之凡
 亥猶井然粲然有條而不紊誠宇宙一大計簿也後之
 人輒亂其次乃以五音韻譜目之而許公之旨全失非
 是書之一厄乎

承古按觀此一條公之尊重說文如此足見他條之
 偶議說文者並非公忽略許書至前已亥條以說文
 亥而生子復從一起為非而此條乃正推其始一終
 亥之粲垂宇宙助成洩秘萬世夫至以天地宇宙萬
 世等語表著此書實公以前之所無所以公書允為
 發明漢學之始若彼條則但議其解干支次義耳且
 公書蓋亦隨時筆記非為成著合
 二條觀之自當以此條為正矣

嗚呼噫嘻

嗚呼噫嘻皆歎聲也聲輕則噫嘻聲重則嗚呼坡賦四
 字連用李華戰場文已先之

奕奕媿媿

說文奕而仇切稍前大也讀若畏奕奕奴亂切弱也媿而沈切

好貌鉉等按切韻又音奴困切今俗作媿非是需相俞切

頤也遇雨不進止頤也報泥展切轆也俗書媿作輓又作

軟輓字合取奕報而成軟字則報之譌省也報本訓轆

即今俗書碾字音訓並不同誤媿為軟白玉篇始今按

說文之訓則物之弱者曰奕人之弱者為媿此其分兩

字意也然史漢諸書於前數字又多借用是以後人反切亦從而互譌如史記之言選蠕觀望後漢清河王傳選懦之恩又西羌傳公卿選懦此借蠕懦為便字也如考工記鮑人脛脂之則需又弓人薄其帑則需此以需為便字也如莊子之言以濡弱謙下為表此以濡為懦字也舊讀為如考工記轉人言馬不契需此以需為懦字也舊乃亂切非漢書武帝紀坐畏便棄市此以便為便字也說文無此字注音如掾乃管二反韻會收入翰韻音奴亂切並非說文便本而沈切孫氏乃音奴亂切嫫本奴困切孫氏乃音而沈切懦本音奴臥切孫氏乃音人朱切諸字既以溷借亂形復以

誤音溷聲造次尋之正未易辨

承吉按此條中所云物弱曰便人弱為便者正所云古者凡字以所从之聲綱為主而偏旁其逐事物記識之目也便者綱也人之便加以人旁者目也其云諸書於前數字又多借用者正所云綱重而目輕雖偏旁互換甚至字形殊異而皆可通用者主乎聲不主乎形跡也其云後人反切亦從而互譌者承吉觀此條所列諸書之反切皆未譌其不同而各為反切者各各方口舌殊異之所成也其雖各為反切而實同者以其諸部分皆為曲字之聲義所通也凡所列如掾乃管而沈奴亂奴困奴臥人朱等切皆曲之一聲也且又豈獨只此數反切更需二字皆起於而聲公所尚未及列惟而聲故更需互換同字如搗揆插又在集韻脂部為儒佳切同字之類此諸部之字為一聲在在皆可證明更需之字所由制字字皆可徹疏要必明乎曲直通之聲義則可迎刃而解此數字承古文說論方言篇已詳明之更需一聲正承吉所以明權輿一聲者也

東術音胃

宋衛朴明東術通雅謂測量之法掛空取線而算之也

按方言度空曰揣注音裳疑卽此字

承古按東字之精蘊承古於兄字說中闡明之而東之聲義卽專專卽端端卽揣而卽端以揣通東誠如公言然裳絹之讀猶其形跡實則元寒等部之字與紙原皆爲曲之一聲也東與線一聲惟其東故掛線精之至矣集韻桓線二部皆有揣字本於賈誼賦方言注也而廣韻無之承古謂集韻至精卽此可見非此書無由以知聲而見道蓋其所載一皆六朝以上所傳之聲音訓詁並非丁度等所自爲惟未注明出處耳其書當與說文並峙而同寶貴惟曹氏一板今已就壞同學者當圖錄刻不可失也

扶輿

漢書相如傳蜚襪垂髻扶輿猗靡張揖注扶持楚王車

輿相隨也師古非之云此自言鄭女曼姬爲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爾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顏雖破張說亦竟不知扶輿之義蓋扶輿卽彷彿之轉音此形容美人蜚襪之飄颺垂髻之颺動輕弱宛轉之狀爾扶輿爲彷彿之轉猶儲與平聲見淮南子爲徜徉之轉也昌黎蓋得此解故采其字云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盤薄而鬱積此皆形容地氣宛轉生動之意也韻會輿字注云扶輿佳氣貌又美稱引相如賦扶輿猗靡皆屬影響之見

承古按徜徉乃直象之聲與曲聲之扶輿不能相通而以爲形容宛轉之雙字則是也史記集解引郭璞

云扶於猶扶疏
疏於輿皆一也

履

周禮玉人注瓚讀為饗履之履則且反疏漢時有膏履此本內則注狼膈臆中膏也以前稻米則似今膏履按字从半犀與則且之聲不近疑从屣省屣初限切作履字而膏履之為物則似說文之饋以羹澆食也篇海註履即古文饋履諸延切厚粥也又則肝切此可知履即饋履之譌省耳其以履為諸延切者由誤讀內則釋文醜讀為饗之然反履本又作饗並之然反此蓋明醜履二字當並讀為饗非謂履即饗字也若以諸延切履何以處玉

人注之饗履哉膏履釋名作膏饋

屣

屣初限切羊相厠也按顏氏家訓云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皆由後人所屣非本文也此蓋言古書出前人而中有後代地名人物乃後人之筆雜厠其間也今人言竄入當作屣字又言點竄改竄此則是除逐之義點謂塗其字竄謂除其句也 王莽傳哀章作銅匱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師古曰竄謂厠著也此竄是隱匿之意蓋託為符命署諸人封爵以是為欺隱如竄匿其中也然則以竄為

厠自小顏已誤矣

辜

周禮司裘注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
辜謂之鵠著於侯演繁露引此辜作辜此字字書所無
必傳寫之誤也陸釋文辜之允切本亦作準按辜乃古
郭字不應讀爲準而淳字古作辜辜可與準通周禮質
人壹其淳制注淳音準疑辜亦辜之誤烏焉成馬此之
謂與

承古按司裘注及釋文皆作辜公所見本蓋誤爲辜
故辨之然正足以見公所辨之是矣辜之所以謂辜
者亦自有故蓋隸楷變書从辜之淳醞醞等字之
辜作享其下半爲子遂并書辜亦譌而子之而音又

因篆文省作言而譌爲向可異也漢時如修華嶽孔
宙劉君君等碑之醞字下猶作芋然孔宙碑書淳則作
淳婁壽夏承等碑皆然劉熊碑至書醞作醞愈簡便
而文字愈亡矣非義之盡亡也義根於聲乃聲亡也
聲亡則義雖僅存而亦亡聲義亡其何以明古聖人
制字聲音訓詁之本原而見道夫亨享之聲與辜淳
純準之聲一曲一直判然不同其字體若非世有說
文豈不聲亡而道亡漢時去古未遠各碑中非無不
可藉考古人聲義之字然其書體乃多有以筆畫省
換爲戲者固當分別觀之所賴當時有傳經諸大儒
維持是正許鄭尤其統宗不然則伊於何底矣廣韻
云凡從辜者今作享同斯言雖可以明俗學而去典
要愈遠集韻則書从辜之字皆如故不過並列从享
之文而又本說文列辜辜爲同字謹嚴如此而人反
議之則卽文字之形跡尚不明其何以明聲音若公
切切於享辜之辨淳準之聲者其意乃實見乎字義
之在聲
音者也

贖

說文賸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孫音以証切按賸
字俗作剩實證切物相增加卽餘剩之義曰送曰副則
義與賸說文作併溷孫之以証切但爲次義之音非初義之
音徐鉉音切悉取孫恂唐韻凡許具二義者徐止切一音後人承之多致訛謬韻會於徑韻
兩出賸字則當分注兩義可也乃於實證切之下但云
益也餘也詳見本韻而以證切之下旣引徐鍇本說文
爲注又引廣韻云長也增韻冗長也益也餘也唐書殘
膏賸馥則是以餘賸之義從賸送之音可乎

承吉按凡字原只一聲故只一音雖周流參差於各方之口舌而原卽此音也承吉嘗謂古無定音者參差之口舌也謂音實有定者以雖參差而原卽是此音也其有衆反切者乃後世不知其故就參差者而

反切判之且凡字原只一義後世卽於一義中化出他義故又以反切別之在後世不得不然若說文專主於明本義雖具二義者仍卽本義則徐之只切一音者是也

了鳥

三國志魏明紀注董尋云使羣臣穿方舉土面目垢黑
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按字書有衿鴝二字衿
衿小袴也鴝短衣也此言使羣臣釋衣冠而服短小之
服也蓋細人力作衣服短小其形了鳥然因以名之後
遂制衿鴝二字篇海又作衿鴝今按了鳥本縣物之貌
服此衣者形體露見如物之懸挂也說文了字直訓了
力弔象子無臂形方言佻丁小縣也注了佻縣物王

延壽王孫賦

古文苑

上

楷書當作人始可下筆

瓜縣而瓠垂人

都了切

从倒了會意此文考創作叔重子雲但知其義而無其字故借匏借佻耳縣物今直用鈞義亦通至雉經與拷賊又借用弔轉譌其字為吊則去之遠矣 唐人詩鎖

門金了鳥展幃玉鴉又今俗門戶鉸具極肖了字形

承古按了鳥鴉又即繚裊極叔耳雖孳多字實只一音一義主聲音不主形跡此條其易喻者

眾鯤

詩齊風其魚魴鰈毛云鰈大魚鄭云鰈魚子孔疏云鯤鰈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此孔疑毛鄭異說緣爾雅鯤為魚子故疑此亦鯤字也愚考諸書孔叢子云

鰈魚其大盈車餌以豚之半則鰈信大魚矣而鄭以為

小國語云魚禁鯤鰈則鯤信小魚矣而莊又極言其大

疑古書傳寫交錯致誤按說文無鯤有鰈鰈从魚眾聲

眾徒洽切目相及也鰈从眾聲不諧故李陽冰以為當

从翳古昆弟字省然翳之从眾義亦難通戴侗六書故所以

非孫氏之切也翳裏鰈三字皆从眾疑从眾為聲則眾

當即古之所謂魚子眾从目从水音姑象小魚尾鬣未

舒但見其目也說文無鯤字則眾即小魚之鯤鰈即大

魚之鰈鄭誤解鰈為鯤莊誤以鯤為鰈內審於中庶不

為諸字書所惑

韻會以為鯤鰈古字通用兼具大小二義

承吉按此條承吉文說中亦詳明之

笨

楊用修譏晦菴曰孔明為益引晉書笨伯字正之鄭侯升稗言謂晉書亦誤以笨乃竹中青而謂當作体然体乃篇海俗增之字古書所無何足刊前人之謬耶予考此字宜从艸作笨廣韻笨蓐布衮粗本二切艸叢生也叢生則與秀拔相反以此思之則笨之義可知矣按梁武與陶隱居論書云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正作此笨字安知晉書从竹非傳寫之誤耶

承吉按凡諧聲字義主聲綱而不重偏旁之目从艸从竹可通

霍

說文霍呼郭切飛聲也兩而雙飛者其聲霍然是說文即

以此為霍字矣然諸書用霍靡字又音髓劉安招隱士

頌艸霍靡石崇傳論春畦霍靡韓愈城南聯句春游轍

霍靡廣韻霍靡艸木弱貌此以聲狀形宜其不可為呼

郭切也今書地名入姓之類多用霍獨史記樊噲傳之

霍人正義注先累蘇果山寡三反以為即太原郡之稜

人地理志稜人縣如淳音瑣師古又山寡反按正義初

切之先累上聲即髓音也韻會諸家紙藥二韻兼收霍而

霍則止一音蓋霍之為稜止見樊噲傳注人多略之故

耳方桐山通雅曾考及此以為佳音追唯誰雖从之故
 霍霍本音妄而音雀者擢因推鶴因鶴形近也予不謂
 然今之單用霍者亦豈因雀而誤哉且方不取說文故
 於霍之音訓槩不致察予雖知霍本呼郭切而髓音又
 無可通之理久乃思而得之蓋霍霍本二字各音各義
 說文偶遺霍字後以互用遂成兩譌至今久假不歸耳霍从佳
 其音當為髓或為妄義關霍本鳥飛聲借為地名因又借
 為人姓後省便作霍既為借義所奪其本音本訓遂失
 而於字之當用霍音髓者反作霍蓋地名入姓用之者多
 故取省便熟識之字艸本霍靡用之者少故取隱僻稀

見之字久之張三遂認為李四李四反變為張三矣幸
 霍字本音於史記注猶存一綫使人得以追其兩誤之
 由此殆如流客久成土著雖不能盡歸故鄉然得知本
 身之所自來亦一快也

以

以古作象 氣出形語詞也凡訓由訓用訓與訓因皆以聲近

而借書大禹謨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从用為聲昭十
 三年左傳魯故之以史記商君列傳卒受惡名於秦有
 以也夫此從由為聲論語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因我為爾師故不敢君子法易乾象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行
 盡言戒其勿如此也

因自強不息諸卦大象做此

史記高本紀贊忠之做小人以野此從

因為聲詩召南之子歸不我以注猶與也書金縢天大雷電

以風論語使民敬忠以勸此從與為聲若考工記天有

時以生有時以殺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

以怒此則但為轉語詞與而通用或叩由用因與聲近

之義曰馮衍顯志賦願橫逝而無由上叶來者不可與

期參同契蠢動莫不由上叶日月相搏持權輿樹根基

是由古音夷也陸機賦旋皇輿於夷庚即詩之由庚易豐九三終不可用

叶不可大事又剝上九終不可用叶民所載是用古與庸同

古亦音夷也古真文多與支齊通如黃同賧賁音讀賁

音肥敦讀敦音堆軍生暉斤生旂是因亦可音依也古魚模

亦與支齊通如鼠為施上聲史記首鼠兩端後漢鄧訓傳作首施蓋音轉諸為

之母叶吧詩魏風居讀基檀弓是與亦可音以也

承古按此條公於聲音訓詁之道可謂徹上徹下夫韻書者後人之所造古人非是用韻乃是循聲聲根

於道為曲直通之三者以此三聲區別而其中又有聲義象彼此較遠較近之不同一出一於自然非可

拘墟亦非可侵越後世就而揣之則分其跡為某部某部之韻字而其實聲也明其所統是聲則亦不必

定執某字為古讀如某蓋聲者一定音讀則隨各方口舌之周流回轉而並無一定惟後世則又不得不

執定某字為某音讀以歸於一定要之規矩在跡神明在心知古與知今迥別而非知古不足以知今如

公所云真文與魚模支齊通此乃從來未發之秘在不喻者或駭而異之而不知實然且又豈獨此數部而已凡諸部之相通者皆曲聲也以一曲字之聲義

象穿通則視之實皆平易即韻書支齊魚模等一切

部分之析目抑亦皆可不施施之反足為聲通之室
礙顧氏守其部目段氏去其部目而皆未盡聲音之
道者以但知主韻而不知主聲也凡此乃為上學言
之為所以求古經而明聖道者非謂韻書可不事也
德成而上者聲之綱藝成而下者韻之目文字之故
所關大矣且從來罕有知訓詁本於聲音者此條首
明以字諸訓皆以聲近借則聲通義轉之精蘊豈非
自公發之雖以聲解義如劉熙釋名者亦知其不一
知其二未明聲音之變者也惟用為通聲之字與真
文支齊魚模等曲聲之部不屬並不得與事載為韻
所待別為之說然即觀此條首以訓用與訓由訓與
訓因並舉而後文獨遺去訓用並不云東冬亦與真
文魚模支齊通用惟有解以讀用為夷可見公已考
及東冬並不與諸部同聲則承吉所云通聲斷不與
曲聲通者即此
已不證之證矣

打

古無打字說文打

都挺切

乃徐鉉新增者按古止借提字

為上聲

典禮切

如史記文帝紀以冒絮提文帝刺客傳以

藥囊提荆軻吳王濞傳以博局提殺吳太子其義皆即

打字為古今音轉故後人續制打字為用爾晉時呼打

與等無別故逸少艸書借打為等而打字入用亦始六

朝韻會引北史張彞傳擊打其門小補引穀梁宣十八

年傳注撓捶打也予又考宗懔歲時記搥牀打戶顏之

推家訓打拂之簸揚之六朝已前固無用打字者歐陽

修歸田錄以打音滴耿

此門法所謂麻韻不定之切音當為鼎或疑滴字之誤非也字

彙謂打一音滴引歐公歸田錄則又去其耿字斯謬之甚矣

以丁雅反為世俗言語

之訛葉夢得避暑錄又謂吳越俚人正以相歐擊為謫

耿音然則滴耿之與丁雅正未易辨其孰為雅俗也余

按此字見於六朝當是本音鼎都挺切本孫恂唐韻而北俗語音

不正呼丁雅反流轉南方亦變其音如打之平聲為爹

陟邪切亦麻韻不定之切此字亦起於北俗而中國襲稱之也今若

讀北史歲時記家訓諸打字為丁雅反則音氣反順若

讀為都挺切反覺生硬不安可見孫恂雖列於梗韻而

時俗所呼文字所用皆未必從其音也歐公謂字从丁

為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何因轉為丁雅此蓋

未晰北音之染於南也張世南游宦紀聞云俗譚謂打

水打魚打船打傘之類於義無取則黃師尹謂丁當也

以手當之也可以釋其疑矣若項氏家說謂俗間助語
與本辭相反如打疊打聽打量之類又非可言以
手當蓋凡起而作其事皆謂之打耳

承古按此條承古別著有丁字說詳言之至公所引
門法不定音之切乃為等韻者謬欺之語等韻之學
於古聲音絕無所知不過就後世讀音臆出音和類
隔轉攝憑切等名目如切韻指南中假婆羅立為門
法二字先不足論甚至有玉鑰匙等鄙俗之書名與
古聲音為背馳之臆說惟其臆說故彼即有等就俗
讀而不能明之字音雖彼書亦無門可歸無以處之
乃又臆為某韻不定音之說貌為精妙而迷惑愈甚
不知音切有何不定大凡此方聞之若為未明之音
者而在彼方則原為一定之音所以韻部各歸一定
以相通轉豈有統明聲韻之書而反槩謂為有不定
音切之字者且如承古嘗謂古無定音乃謂凡字各
方口讀不能畫一聞之為某音非謂所讀之音在彼
本方亦無定而專指說某某字為從來無定音如其

所云陟邪不定者也。多為多聲歌與麻一聲，所以其字入麻非在麻而無定也。猶之打為丁聲，迥為青之上，所以其字入迥非在迥而無定也。惟口習之呼打如丁雅者，非為典要故，賴典要之字書韻書以打為丁聲入於迥部，而是正之打字如此。多字愈明焉。有韻書於明明多聲之參字而乃以為不定音之理，試思若無定音字，何從制此姑就參打二字言之者，至於參與打之聲一曲一直致為相隔，正未可以口讀之近相提並論也。要之若明乎凡字即聲是義，則打字為丁之聲義了然可見，若更進明乎曲直通之精蘊，則打即當之聲義亦了然可見，若公雖引門法而固以打為音鼎所見卓矣。

導

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角共抵之獸。說文導禾也。司馬相如曰：導一莖六穗。史記注徐廣云：導瑞禾也。索隱引鄭德云：導擇也。又引說文嘉禾一名導字。林禾

一莖六穗謂之導也。漢書本傳但作導。注鄭氏云：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按漢時相如揚雄皆通古文，許氏多取其說。此導字特引相如則知封禪本作導。漢書導字或傳寫之誤。爾索隱引鄭訓釋導字乃知相如自以擇米為導，而以為嘉禾之名則諸家皆承說文之誤也。據索隱所引則今說文訓內脫一嘉字又按導字本訓引無擇義。漢少府導官主擇米以導為擇。必漢時之通語特相如識其本字宜為導耳。後遂通作導。釋名導所以櫟鬢齊主衣中玉導。古擇米必有其器櫟鬢之器似之故，以為名。唐百官志有導官，令尚用此導字。

承吉按犧卽是牲不過祭祀牲之美者而謂之爲犧其實牲也封禪文下句云犧雙角共觝之獸而上句云導一莖六穗於庖以下句例上句則可見導卽是禾不過祭祀禾之美者而謂之導其實禾也必如此而後相如上下句之文義乃爲相當適合非是則辭義不合然則說文訓導爲禾實不誤也凡實象之字必先起於虛義相如用導犧二字乃以實象而當爲虛義用之許氏所訓之禾也是解導字之實象下文引相如云導一莖六穗兼解導字之虛義鄭氏之訓擇專是訓其虛義然字中有禾而泛訓爲擇不屬於禾已非導字之全解不逮許矣導乃實是擇禾不擇何以成爲美禾以供祭祀猶之犧字亦未有不擇而成爲美牲以供祭祀者然若竟訓犧爲擇亦不可矣蓋非凡牲皆謂之犧乃於衆牲中獨別擇此牲而謂之犧則一舉犧而別擇之義自在其中以非別擇先無以爲犧也所謂虛義也然雖別擇而犧固原是牲不得謂犧因別擇而遂非牲也所謂實象也然則犧字固原當訓牲矣犧旣原卽是牲則其牲雖由別擇而來然不能以別擇爲其姓名號之實象亦斷不得以其所以名號此牲之字反屬於別擇之虛義然則

犧字亦必不得訓之爲擇牲矣以犧字例導字則導字卽明犧旣仍當訓牲則導自然仍當訓禾封禪文之導與犧乃謂以之爲導以之爲犧耳說文固不誤也承吉校公書非敢議公然不敢因公言而枉說文况後來與公同此見者如段氏說文注其辨論乃視公尤甚亦不失爲通儒且公書之善在以聲通義之神明並不在一二字疎密之形跡要之凡文字必兼明其虛實而非曲直通之聲則無由得其所以然之精奧卽如導犧二字其於實象中仍各含別擇之虛義並不因導犧爲禾牲之名號而其字中別擇之虛義遂無而其所以然乃原在曲聲之中古聖人因聲制字精微之至非可徒以義測蓋字非聲則外著之義不全如導犧二字若非知其以曲聲而含曲義具在禾牲訓詁之外則別擇之故無由見而字義終無由盡明承吉將更著一篇

稍益言之正以補公書耳

瓊

自說文以瓊爲赤玉故知字學者見書史中以瓊狀白

色便謂其誤升菴不以爲然特引雪賦林挺瓊樹以證
之子謂雪賦尙是六朝人語自三百篇之後莫古於楚
辭其中用瓊字不一而足至精瓊麤古麤字以爲糲句寓
言以玉屑爲米確知瓊是白玉許氏之誤審矣凡言潔白者必潔故楚詞多以玉爲比若瓊果赤玉恐不足爲潔

寫

說文寫傳置也禮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
之器中是也蓋傳此器之物置於他器謂之寫因借傳
此本書書於他本亦謂之寫古云殺青繕寫又云一字
三寫烏焉成馬又云在官寫書亦是罪過皆此義也今

人以書字爲寫字譌而不辨久矣又如擲風駕言出游
以寫我憂蓋謂沈憂不能去懷欲假出游暫爲排遣亦
如將此憂傳置他處耳今人所謂寫懷寫恨寫意並襲
而用之孰知古人本義奇妙如此乎

助

睽車志常熟縣破山寺李唐新建柱有雷神書凡三處
蓋世所傳謝仙火之類內一柱題字最端謹可識云助
溪作火田凡六字上一字从貝从力字書所無字皆作
隸體倒書入木三分不類彫刻按字書負字簿回切音
襄河神名又與倍同倍尾山名亦作負尾或卽此字

無字之音

方言有有音無字者經典多借字以寄其音如毛詩夜如何其及彼其之子二其字皆當讀基濁音檀弓何居居字當讀本聲濁音按東哲補亡詩中云彼居之子易其作居益信其字不音記矣書若之何其讀如字亦誤蓋何其何居皆發問之助語詞二音皆無

正字故寄聲於其居之間若彼其係指他人之詞猶今

人之稱渠此字亦呼在居渠之間也注家於何其音基於何居音

姬而不發其借音之義既已迷誤後人若彼其之其音

記則謬之甚矣禮表記引詩作彼記之子至外國之音以中國之字

譯之如康居龜茲可汗之類居當讀居濁音不得竟讀

為渠龜茲當讀鳩茲濁音不得徑讀為工茲可音當近

酷汗當讀平聲清音不得徑讀為克寒又休屠匈奴王號舊音朽除休

不然何不徑以康居工茲克寒譯其語乎凡言讀如某字濁音者本

字皆無濁音此所謂無字之音也

能孰辨字母之清濁即得之矣

承吉按居基乃一聲之通口音之轉故韻書支紙寘部之字與魚語御皆通並非無字借字即如諸字蘇人讀資凡姓諸者皆為資乃口音也並非無諸字也然公如此等語要足以見明於聲音而不在形跡

犇麤

程史載蘇東坡以犇麤二字難王荆公云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足速於牛積三為字而義皆反之荆公無以答

審爾則二公皆非識字者矣按麤字說文訓行超遠也

吾鄉語行之速者猶有此稱以麤為大自是後人之語王撰字說穿

鑿不經說文固宜未嘗留意蘇雖博洽恐小學亦其所

忽使當時有引是書以証者二公皆頰首矣後山叢談載此作劉

貢父譏荆公語

承古按蘇王諸公別自有其學非可語此

俏

韻會俏字注云俏措好貌唐韻無俏字此平水韻增者

案古但作峭魏收有通峭難為之語魏齊間指人有風

措者謂之通峭一曰波峭又唐曲江令朱隋侯與其女

夫李逖游客爾朱九并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七肖

反則知此字古本無正字樵峭并假借用耳按揚雄方言

也注鈔錯眇反疑此即今之所謂俏

漕

漕字有平去二音平聲乃衛邑名詩思須與漕是也其

在去聲者乃漕運之漕韻會注引說文水轉穀也王隆

小學篇以水通輸曰漕宋人以汪王對曹漕見老學庵筆記時有

曹姓者為漕司舉汪王命客屬對客是歷漢至元無以

此字作平聲者今則不然官曰漕撫船曰漕船糧曰漕

糧並呼平聲不知此聲何時而轉惟安慶濱江之間有

地名運漕則呼爲去聲意此地或古時運道所經獨此
猶未變其聲耳

承古按平側必分乃後世之學卽公義府中亦云古
四聲未定其所以未定者非古人之不知也古學主
於統聲後世主乎別義然如漕字衛邑與漕運本非
二義何分兩讀至後世讀漕運獨爲去者以其亦可
讀去聲遂適讀定如是並非古者本來如是也卽今
如漕運之職事運漕之地名若在在在必欲強呼爲去
亦殊無謂正非可反據韻會及宋人戲語以尙論古
聲故此等爲公書通波之流芥亦惟公書之通徹古
聲然後可
進此解也

正

世傳秦始皇諱政故民間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說非
也始皇本名政今政字何以反不諱而作去聲乎蓋正

月之正本平聲後人不詳其義故駕言於祖龍耳予考

正之爲字本訓射的文從一從止射者必以步揣其遠

近之準而施的焉故从止一爲指事所以識其處也正

避箭短牆乏爲受矢之器皆从
反正會意故知射的爲正本訓射者必志正體直然後

發矢不偏不激正中其處故借去聲爲邪之對古者因

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爲歲首蓋準此以爲標的故曰

正夏正商正三正之
正亦當作平聲猶言斗柄所指之月耳若詩之雨

無正注云雨無其極是無準的界限之義楚詞蓀獨宜

兮爲民正是爲民準的之義皆音平聲則正月之正本

不作去聲可知矣淮南說山篇云侯王寶之爲天下正
老子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善本亦

正作

后

后字从石从一疑卽古文厚字石者土之屬物厚莫如
 土一指其事也故天曰皇天地曰后土皆尊大之詞古
 稱天子曰皇后如書顧命云皇后憑玉几蓋尊之如天
 地耳亦有單稱后者書盤庚說命高后詩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取長養萬物之義又有爵土者皆可通稱如
 后稷后夔允后之類是也若人主之配稱后始見戰國
 時三代未嘗有此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此漢人鈔撮
 之書未必盡本周制也

囿

囿集韻九於切與蹇字同音閩人呼兒曰囿按此字當
 音女琰切吾鄉謂小兒正作此呼集韻切脚九字疑爲
 女字之誤所以知此字當音女琰切者蓋兒字一音倪
 古人計倪一名計研此卽一音爲開合研字上聲卽近
 姍字女琰切矣字以子爲義自當从兒爲聲特方言不同
 故音因之而轉此可爲解人言也

干

晉人帖云淡悶干漚楊升庵曰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
 溼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子謂此用修好古之

過痰字古誠未有若乾字詩之乾餼春秋傳之乾溪易
之乾肺豈得謂其非古而必干字爲古乎干本干櫓之
干借爲水際之干易鴻漸于干鄭注謂大水之旁故停
水處此指水旁乾地而言故乾濕之乾亦可借用干字
予又考後漢書獨行傳云明堂之奠干飯寒水此又在
晉人之先矣用修語本黃伯思東觀餘論

吹

吹余律切

說文云詮詞也引詩吹求厥甯

今文吹作適

愚按詮

詞謂自解說其上文語意之詞也詩云文王有聲適駿
有聲適求厥甯適觀厥成文王烝哉後四語皆發明文

王有聲之意言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豈無謂哉謂實大
有其聲謂求國家之甯謂觀功業之成則皆文王之德
之盛所致也烝盛也傳訓烝爲君非集傳以適爲發語詞是不知

說文詮詞之訓耳又按吹曰謂三字當卽一義第稍轉

其音耳古書又或借用聿與吹同音如詩謂行多露是解豈

不夙夜之語也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解穹窒熏鼠塞
向瑾戶之意也書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
命是解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之意也

承吉按卽如公以謂字亦與吹曰爲一音則聲義徹
明破除諸儒執泥形跡之見乃公學獨擅之前無古
人者充乎此則一切文字之義無不可以因聲而解
正不在一二字所解之疎密故承吉於公書雖間有

更進一解者然所酌只一二字而無關於公學獨擅之音聲觀者勿誤會也觀此條又可見公原篤信說文若詩之適箋之述書之聿亦皆與吹日謂一聲惟聲其綱而各字又有分別之目耳諸字之目各為一字而綱則不啻一字其所以不啻一字者以曲聲為之綱維諸字中皆以曲聲挾一曲字此說最為難喻要必喻之而後知一切字所以目別而綱同之故並不獨此數字為然即如此數字若非是曲何由而以適字通用宜乎集傳訝其形跡而以為未詳不知適之曲即譎之曲惟諸字皆曲之聲義象是以通乎適也至詩適字之義皆各屬其本句詮為具就說文詞字猶言語助乃謂吹是具詮之語助非謂詮其詞也

台臺

今書啟中所用台字如台侯台照台禧之類蓋相尊之稱尊莫過於宰相故取三台之義又曰台下閣下臺下閣與台同意臺則執憲之官所居尊稍次於閣者也今

俗遇書柬中台字輒誤以臺字呼之不知何說抑或有用台臺者勢必不能不分為二音矣獨於單台字則異口同聲讀之曰臺亦何不思之甚

紡

國語執而紡於庭之槐晉語子按紡當讀為繡悲崩切古字

通用說文繡束也今俗鄉字補項切即繡音之轉因轉音

故字從而變也紡於庭槐即鄉縛之義植木護本曰援

謝靈運詩題南山樹園激流植援束之於樹其形似之故叔向嘲語云

求繫既繫求援既援韋注釋紡為縣此臆說耳

杼

字書有榧字莊皆切木椿也吾鄉謂刀鈍曰榧謂手拘攣亦曰榧正作此音蓋木椿鈍而不銳故取義於此

彈

焦澹園俗書刊誤云耳垂曰奄皮寬曰皸並音答吾鄉今有此語但呼如答平聲按此聲即彈之轉

鯛

汝南郡有鯛陽縣孟康音紂紅反左傳注後漢書注並音紂孫韻鯛字下注云又直蒙直柳二切戴氏侗定為徒紅篆蛹二切韻會補定為音冢桐山云鯛从同自音同其音紂者皆訛失地志下紅反二字故也子謂音紂

者固非音直蒙者亦未為是蓋鯛必音侗故以討紅為反訛討為紂故直蒙篆篆蛹因之存紂遺紅故直柳文九字彙音因之桐山不悟紂字之訛謂古人口齒同重相溷引後漢書燼之作炯為證然字彙炯音他紅徒弄二切不與燼同音豈可以重童之衝衝鍾鐘而牽入同字哉

汎

汎普八切爾雅邠國說文作汎國則知此即古邠字从水从八聲八古分字其讀為頰汎从此得聲又按八古別字从二八則八為古分字無疑也半字上从八亦意兼聲字八頰入聲即八切故借為數名而分字則加

刀以別之後因分字有頌賜分別二義故又借頌班以異其聲然古人分別之分亦音頌左傳有班馬之聲是也予又悟書旅葵分寶玉於同姓之國及左傳四國皆有分國語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皆宜作班字讀

廉

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如廉善廉能之類此廉字作察字解正作規古借用廉耳後世廉訪使之名取義於此今人作貪廉解殊謬

宜

宜古叶加

靜言加之與子宜之

其音當爲那

承吉按此條公不曰讀當如俄而曰當如那者其故惟承吉知之蓋歛音讀宜如揚州之讀泥公不知他處之讀宜如夷故執泥之轉音而曰當讀如那耳不知夷與泥俄與那乃各方口舌之參差進退非能畫一若揚人則又以讀俄爲是而讀那爲非矣所謂彼此易觀則更相笑卽此觀之可見不能以一方之音讀定天下之音讀故曰音無定而非可執一聲有定而同一典型且卽夷之與俄泥之與那亦非一音惟約之以聲則知宜夷泥俄那皆無異耳然必如承吉習熟於兩地之言語者乃能喻之非關學也亦必先明乎此而後知破除口讀執一之見以言聲音之學

霆

釋文云蜀本易以霆爲電余因悟古霆電當卽一字莊子外物篇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火槐注云水中有

火謂電也此亦一証按蠓蜒之蜒徒典切亦從廷是霆蜒

並諧本音而轉其聲耳

嘛

嘛音嗎口動也見山谷小詞字書不載吾鄉謂口欲發

悲曰嘛閱黃詞則知宋人已有此語矣

閒俗从日非

閒空隙也言其事則去聲居晏切指其處則平聲病閒曰

憮然為閒一閒耳為閒不用少閒願有復也逢執事之

不閒彼節者有閒未達一閒間不容髮此去聲也其閒

不能以寸山徑之蹊間此平聲也

碓

陸游入蜀記云過荆門十二碓字書無碓字不知音義

云何近見明熊相峽中行作十二背言浪洶湧不可楫

以絳若篙即人背之故也然則碓字音義即同背字必

土人所作故不見字書也黃魯直黔南行記亦作碓

郎當

唐明皇自蜀還京道中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

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

明皇愧且笑郎當之轉口即籠東北史李穆云籠東軍士輕轉即

伶行籠東之搭舌即龍鍾郎當之仄聲即落托大抵皆

字詞
失志踳踳之意特古今方言轉口有異耳

承吉按如所云郎當之轉卽伶行正可爲前打字條承吉說丁卽是當打卽是攔之證

齧

齧安盍切飾采謂之齧通作鬻婦人髻飾

杜詩翠爲鬻葉垂鬢屑

按吳興有鬻畫溪本取其處山水如設色之畫詳聲義
鬻亦當與齧通今作掩聲頗無義

𠵽

南都教坊頓仁論絃索按九宮譜用滾絃鈗絃花和大和皆有定則故新曲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無定則可依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則𠵽板矣字書𠵽巨

岐切參差也此謂絃與板不相應正參差之意余因悟西廂記中𠵽拍了迎風戶半開蓋借言詩與事相左猶腔不應板耳當時作者自能調絃度曲故直用本色語如近的順手把戒刀鈗字亦似從鈗字來鈗所鑑切大鎌也鈗絃借言指法有似刀芟草之勢

縹緲倚番

張祜詩連收榻索馬榻當作縹

音同

以索縹物也馬散牧

未就羈勒必用縹索縹其首而後可御北人無入聲故呼縹爲去後又作此套字套卽縹也又書家摹書有響榻之語謂就原本雙鉤廓填而成亦如套得其字然子

嚮不解榻字因張祐詩頓悟榻之卽緜緜之卽套爾鈔寫

舊文謂之套此又皮日休詩八會舊文多搭寫卽鈔寫意又

錢功父澹山襍識云取筆榻子榻其兩中指榻卽套也

蓋古無套而緜字頗僻故詩人隨意取其聲之相似者

用之又陸龜蒙詩花盤小瓊字彙音鉢義同晴初壓俗謂花盤

爲花鉢當用此瓊字又竹牀蒲倚但高僧古無倚字故

書爲倚又獨孤及近日霜毛一番新陸龜蒙又見靈苗

一番齊皆讀番去聲可爲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之証

其義卽更番之番但唐時方言作去聲讀宋人註杜強

音爲箕其陋甚矣此皆唐詩有關於字學者聊識其大

略於此

承吉按觀有關字學一語可見公於此上數條雖舉

及小說雜書無非皆以究明文字全書之精尤在以

古聲通古義爲先儒所尠及字詁之名希蹤張揖承

吉嘗謂揖學精邃爲賈馬許鄭之亞公取用其書名

乃亦庶幾無負矣

甘泉汪喜孫校

附承吉兄字說

承吉曩答同學問說文況字何以當从兄而訓寒水由是遂著經說首明兄字之故今見白山公字詁論兄字一條深欲究明字義而其語與說文異因商榷而爲之說曰承吉按口者乃聖人主於明道之字凡天地萬物之道莫不主於角通心通口通通則萬物皆生不通則否而不生是以以口字置於不字之下卽是否凡物由曲而直而通則生矣故曰生生之謂易其義精微之至而聖人載道以文字者其義象皆本於聲承吉經說文說中以包孚曲字極明之若兄字之从口从儿者以口

明人卽以兄明茲茲卽滋益之滋之原字所以兄訓爲
茲言人必由此口通然後生生不已而茲益惟茲始於
兄故長者爲兄惟由此次弟而茲益故次者爲弟凡制
字所以然之精義一一具在說文之中夫天地萬物之
生莫先於么與子許書由么而兹而元而茲精微之至
兹卽是滋卽是子故其解子字云十一月陽氣動萬物
滋入以爲偁滋始於十一月所以卽是子卽是滋而卽
兹中之么也其解況字曰寒水者況字从兄兄之言兹
卽是十一月之子滋所以況正是十一月之寒水惟十
一月子滋之水故寒惟兄之言兹故況字从兄爲聲義

而況亦訓兹亦通兄詩常棣云況也永歎者以況字明
兄弟也惟兄卽是兹而卽是滋爲十一月陽氣發動之
始故始生爲兄惟十一月之況之兄旣已陽氣發動故
兄爲人之口開制字口字加於人上卽是口開於上而
下更有人兄字是也口字在不下卽是口閉於下而不
開其口否字是也閉則萬物不生不兹開則萬物皆生
生而相兹益惟兹然後有兄惟有兄而後爲兹然則兄
字之義大矣許書兄字之从口其精如是亦制字本來
如是且凡文字一切見道之精義無不皆具許書洵千
古之江河日月白山公但意兄字从口爲教誨子弟非

字意也至滋益之字本作茲惟茲字中有二么則於一么之外有所茲益矣是以爲茲惟一么外茲益而爲二么則已成爲二象而從此有兄弟之別矣是以兄爲茲茲字之二元相離卽兄之口開蓋口不開則萬物無從生生而茲益卽無從而有兄所以兄之口開卽茲之二元相離開老子所謂元之又元衆妙之門者茲也其二元者卽二元之相離卽宮之口開門卽口口卽門也老子雖自私其道而道原則一茲爲滋益之本字其从水作滋从艸作茲者所以分別此爲水之茲益此爲艸之茲益乃皆偏旁記識形跡之目非茲字之聲綱蓋此等

字一有偏旁則綱字之精義遂隱而不見非不見也後世習用其粗而不見其精故相率用滋而茲義廢然以滋當茲猶凡字聲通之大例不謂唐之近代不知有誰氏之儒見左傳何故使吾水滋而不解滋濁卽滋益之滋原卽茲黑之茲彼見傳文必不得訓滋爲益而必不得訓爲濁又見其滋本一作茲正合於說文之訓茲爲黑於是以此必茲黑而字亦作滋者此其見本爲未誤若讀茲滋爲淄固不誤也無如其意中則以滋濁之義斷乎與滋益無涉卽必兩字各自爲字而亦皆無涉其意以爲若其字與滋益原爲一字何以有濁益迴

別之分於是以為滋濁與茲益斷非一字卽斷非一音則卽說文茲黑與从艸茲益之字原斷非一音又見說文从艸之茲爲从絲省聲若二元之茲果與同音何以不亦云絲聲而乃从二元於是師心自用乃漫然決然以二元訓黑之茲與从艸訓益之茲各爲一音一字然後滋字可以隨之一則从茲聲爲黑一則从茲聲爲益而亦各爲一音一字夫然後傳之水滋可以徹解而不至混於茲益惟二元之茲字又苦於無音可讀彼意則以為其字既從元字而來而爲二元卽不若仍讀之爲元以黑聲爲黑義庶幾相近此左傳滋字所以有元音

之故由是釋文遂以其音音之廣韻亦遂如其音卽以元字之胡涓切切之而不知其謬妄以六書言之若如其音則必茲字爲从元元聲而後可也烏有是理然觀卽玉篇亦尙無此音其音乃始見於釋文無亦卽陸氏臆之而廣韻本之歟此卽不必以他語詰之試思豈有制黑而有赤色之字既以元爲之名胡涓切爲之音矣及加一元爲二元進於全黑而不復有赤色之字正所以別於元乃仍以元爲之名胡涓爲之音者乎此雖至愚者亦易明也若云其命名已別爲茲形而非元故音雖猶是元而色實不混元然既已元音矣尙何不元之

有兩音之混以原本之字音而言無此混制之法既按
之六書而乖背典型以行習之口語而言亦無此混說
之法何以分兩種而喻明顏色若云兩色相差不遠故
可以就爲一音然則古者何爲又制爲層遞分別之兩
字且兩字如果兩混而無以別於口語則口語中指色
何自分明且若於兩字內任舉一字設以文字寫其口
語更何以就口語而分別當寫爲何字用爲何色夫水
滋原出自武城人之口語若茲字之音亦元則左氏何
以見武城所語之字必是茲而非元而作傳時輒書之
爲茲乎若云黑濁則當是茲而元亦黑濁也豈其書此

字時又分別體會元有赤而茲無赤曰武城所語者乃
非元而是茲歟此又不必如是詰而實可以如是詰者
以元茲乃切近相比之兩字若音混則文字語言無往
而可辨也且試更不必以他語詰之大凡古人制一字
必有一字之用卽或本字生僻不用而於制他字亦必
有从之以諧聲者抑或其字體必有通見於他字之中
者何況茲乃會意之字更非諧聲可比若如以茲爲音
元之說則其本字於諸書中旣絕無一用其字體於他
字形畫中又絕無一見乃謂僅左傳水滋之一字从之
以諧聲而經傳中之一切他滋字則又謂其所从皆艸

頭之茲若然則是古者制一會意之茲字既不能卽當元字而用而本字又無所用而他字體中亦無所用而他諧聲字亦不之用乃竟特制此字專以供左傳水滋之一文爲滋字之从聲而用而他書又別無此滋字是茲滋二字既專以用於左傳之一文且二字卽在左傳之一文中亦只用其一而其本字則仍退處於釋文本亦作茲之列而仍無所用然則古者制一茲字豈專制爲左傳釋文本亦作茲之一用者乎不然何以如其讀元之茲滋二字若使除却左傳之水滋則卽任按之六書按之諸書影響皆無其事亦從來未有如此之字也

何況聲不成聲然以上所詰之數層猶其至淺之形跡雖詰亦可不設詰之乃更易明則以創臆二元之茲滋爲音元而以茲益別爲从艸之茲以滋益別爲从艸之茲而與从二元另爲一字者之太不審也恭讀

御定康熙字典茲字下不登其說不正用其音而原以左傳之茲滋爲攷音以滋益滋濁皆从二元之茲爲攷音不別立从艸茲之滋字並不列二元之茲爲元音後又加以論斷云按爾雅尙書本作茲以正字通仍韻會之譌反駁从元之非爲誤後雖圈外舉及瑚涓一切而不入正文則亦顯然以既有此說不過姑存其說下復

字言
六
云茲茲二字各韻書互相蒙混今從說文並各書重爲
訂正仰見

至鑿分明允足正釋文廣韻諸書之謬妄無如後之學
者仍然不喻顛倒著書反以二元音子之切爲非或引
據蔡邕石經尙書茲字五見皆从艸以唐石經作二元
爲誤不知二元與从艸同一音義無妨通用互寫惟其
同一音義是以通用互寫此乃凡字之通例蔡邕書茲
从艸邕並未嘗以从二元者爲音同於元也以是爲據
其何據乎而承吉所以必辨茲字者以兄之訓茲非明
茲不能明兄且以就明左傳之非音元而實音潏然兄

乃不過一字左傳乃不過一文其辨之也猶小其大者
乃以茲字實關乎天地萬物之精微爲聖人所以制文
字明道之原始非他字僅屬於一名一物者可比若茲
字混爲元音而別以茲益爲屬於从艸之茲字是文字
失而古人所以明道者晦也故不可以不辨承吉著經
說正由答同學問況字故首以茲字明兄字而乃以明
況字其文甚繁今惟撮其大要言之夫天地萬物者道
也道起於至微無可象也聖人以文字象之而制之爲
么說文云么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是假乎人以喻天地
萬物其渾然上下兩象而相交貫乃以寓陰陽媾造之

始之精微制字者卽此字以明道本而說文傳之正與其書中所解包字等字之精微相爲表裏惟外著之文字則不得不出以形跡而曰象子初生說文立此部爲自𠄎夷蟬聯以下諸部之總綱逐明蘊奧非可率然但目此字爲止於象子初生之形跡其字乃以明道起於微之微者也故𠄎部下遂次以𠄎部云𠄎微也則已成爲象之微故二𠄎矣而幽微之幽幾微之幾其爲人心道心之根本者卽皆从𠄎而制字幽之訓隱卽中庸之莫見乎隱幾之訓殆卽虞書之人心惟危是皆微之象也夫微者渾然而未著之謂未著卽是未見下又次以

夷部云夷小謹也从𠄎省少財見也財卽是纒人所共知而謹卽是僅則人之所罕喻而不知其義在董聲之中並不在言旁人旁之別國語國策呂覽注皆云僅猶裁僅之裁卽謹之財也惟其是僅所以是財惟其小僅所以財見曰財見則是雖微而已有形跡之可見非如幽幾之隱而不見故曰財見所以小惠之惠寔礙之寔卽皆从夷而制字曰夷者如夷馬之鼻乃許氏之舉粗以明精者非粗則精不能明所以尤爲至精蓋其所重惟在鼻字何以言之夫天地萬物之道聖賢之學莫不主於通而止止而通卽是由曲而直而通非惟義象乃

字詁
人言之聲自然分別主之卽文字之聲亦自然分別合
之茲不暇論其聲惟言義象蓋凡物之生也非形不立
故聖人制么字以著象子初生之形而形非气不成气
在形先故聖人卽從么制夷從夷制寔以明天地萬物
之道之無一不主於通止止通者莫先於气之通止止
通何也人之一呼一吸者气也卽天地萬物皆由之若
呼而不吸吸而不呼則有通而無止卽是徑直而不曲
如是則安能成爲一呼一吸之通是無止反無以爲通
也故呼與吸之循轉者呼者呼之直而通也吸者呼之
止卽呼之曲轉而吸又直又通也此卽易所謂往者屈

來者伸一陰一陽之道如是往復周流曲而直直而曲
通而止止而通夫然後有天地萬物而聖賢無不一一
體之以爲道是故寔之爲礙爲止者此礙此止也气之
止也呼有所礙止而後又吸吸有所礙止而又呼也其
曰行曰引者此行此引也气之通也一呼一吸必牽引
而後乃行乃通也合之則是通止止通也若云寔字非
屬於气爲如是解試問制寔礙之字其字形字義乃起
於么夷字何爲者此易明矣而許氏必以夷鼻明夷字
者其明夷乃正所以明寔寔非鼻不能明何也蓋寔字
雖从夷而以礙止之義明气然气之義象乃含蓄於么

更二字胞膜之中而其字面則不露見其氣不見氣則後世不解寔字精義之屬氣故必以鼻字況之而後後世乃明鼻之制字爲引氣自昇其引卽引而止之引也引昇卽是一呼一吸馬引之則行不引之則止而不行以彼所引之鼻況此所引之寔卽是以彼之通止止通況此之通止止通承吉文說中竊明論語子張問行夫子所答正是以輿行喻通止止通之道其精義具在文字之中並非鑿空異說所謂文以載道乃聖人之明言而不明言不明言而實明言者也故曰吾無隱乎爾文字之以粗表精實卽人事以明道要初非別有二義

正不獨說文之以引鼻喻寔字爲然許氏所受其來遠矣然若非如是之解則寔字之所以从更从此者何由而明寔之訓此者止也卽其所解引而止之之止也然其字何以不从止而从此曰止字不可从也其字乃所以明乎通而止止而又通者若从止則是更之竟止矣卽天地萬物皆止矣正繫辭所謂或幾乎息者何可以訓是以其止必當从此之止而不止何以見之說文云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夫此之从止者止也其从匕則止而又不止乃不止而又止以此而相比次則是通而止止而通一通一止其止乃有比次不然其比

守言
次何從而來乎然則此之止正么之止更之止也合更
與此制字而爲寔正鼻息一呼一吸之相比次乃止而
不止者也且如鼻息之息亦止也然息屬於鼻則不止
矣乃一呼止息而一吸又通者也夫是之謂鼻息夫是
以以引氣自鼻之鼻解引而止之之寔夫是以鼻之有
所礙止而噴出者謂之嚏然則寔與鼻乃一息相穿之
精義故鼻曰引氣自鼻寔曰引而止之人第見其引
字相同而不知鼻字之中亦正有止蓋鼻息若非有止
何由有通則卽何由自鼻故其鼻卽賦鼻而卽寔字所
从此字中之匕比而乃原是鼻息夫息所从之自卽是

鼻之自而鼻所从之鼻卽是此之匕苟明其故則知虛
義之凡用自字諸傳注之訓自爲從者乃皆謂其從此
而始其聲義在此字惟此故自惟自故此而於從聲無
與也從者通之聲也以鼻息由此而通而後從之聲義
乃出從者自之通也所以自此卽從此也自者從之始
也所以從者必始此也文字之微妙如此而猶不特此
也道主於通而止止而通卽是由曲而直而通凡物莫
先於曲曲者曲而未通卽是止而未見所以止之聲義
卽曲聖人制么字作呂其字作兩口形渾然之象是曲
而未通卽止而未見者也乃天地萬物之本原所謂太

極也然曲者不可不通止而未見者不可以不見故制
至重字作重而謂之財見財見者乃从彡省之下口稍
開而爲亅其財見者卽是亅形稍缺之處缺則開而通
而見惟所缺小故謂之小僅謂之財見其曰山財見者
以艸初出地財見之象之謂山喻此天地萬物財見之
象之謂重此財見之亅其象明明是鼻則其通正是呼
吸之微通聖人主於明忽明微彡者微之微重乃表其
微通一曲一直一通一止而天地萬物莫不由此微通
財見而生而成所以鼻之訓義爲始所以此重字象天
地萬物之通止止通爲明道之始彡之口渾作口是未

分之太極重之口缺作亅卽是微剖之兩儀惟有兩則
有彼此故寔字从此惟彼此則有卅承故鼻从卅易
泰字之所以从卅者惟有所卅承然後上下交而萬物
通也通卽始通微通於重之缺口寔之牽鼻矣此卽勿
論曲直通之三聲而其義象之精已如此也且如重字
之亅象卽今日用一切銅鐵竹木韋革之作此象者猶
皆謂之爲鼻此許書所以以重馬之鼻喻者乃指此穿
馬之物之爲鼻非謂馬之鼻也而馬之鼻寓其中矣故
曰重者如重馬之鼻其曰如者以見非真謂彼穿馬用
物之鼻乃天地萬物鼻始之鼻皆如之以此呼吸相通

而謂之鼻而明之以寔而以牽更同意歸於牽引以明引氣自昇之引卽引而止之之引無非皆此也缺財見微通之義象而謂之爲小謹惟其小爲謹是以謹爲謹小惟其更爲小僅是以惠爲小惠謹與惠乃是大德之財見僅見者所以精義卽以此部見之古聖人制字合天地萬物而並明正非專言一事說文之解字亦合天地萬物而並蓄正非專屬言人惟立言不得不由人事以達乎天地萬物卽如謹之爲僅豈易喻之謹以言人而僅則通乎天地萬物要之非謹則卽物物亦皆無以爲僅僅者二氣之所開謹者聖人之所體說文主於天

人並明故其字不作僅而作謹蓋天地萬物所以生生之道莫外於德故以謹與惠先寓明乎德之僅見財見由此財見小見之德充之卽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皆莫外於是是以以僅明微卽以謹明德而惠之訓仁从心者惟仁而後生生惟見天地之心而後爲復復卽是孚孚爲卵孚乃天地萬物所以生生之始其象甚微所見之象正是小僅財見之仁心而卽是惠之仁心仁者心之至中心者仁之至中卵孚必至中之心媾結乃生故易以有孚惠心明益惟至中故至微至小至僅而爲財見之德萬物非此至中至微之仁不生故德非此中

者不充乃中和之所以致非此微者不著故君子必慎乎微微卽是忽故君子謹乎微卽謹乎忽詩終風惠然肯來其惠猶之言忽而原卽是惠之小僅財見故傳云言時有順心也此毛氏深合惠字之義曰時有者正小僅財見也而卽微也忽也故忽之系象與微之系象同起於么所待後文明之惟衷出於么故惠爲仁心之微惟微必當謹故衷之義爲小謹曰小謹者卽是謹小卽是慎微並非謂止於謹慎之小者然說文何以不云謹小而云小謹曰如言謹小則偏必曰小謹乃是精義如言謹小則止於屬謹必曰小謹則謹中有僅也乃明其

制字之出於么小而爲財見也且如言謹小則字中有虛義而無實象必曰小謹而卽含小僅乃以財見其小形小缺之僅象也易坤之括囊正是么之僅象故曰蓋言謹也要之其精義乃正所以明乎直與通之必要歸於曲何也衷字之么由渾象之么而財小開小缺以取其通然若由此遂大開大缺以急取其通則是徑直而不能曲成而直者反無以成其直通者反無以成其通皆不曲之故也其於易象則爲剝剝者卽是剝去否泰象中孚卵之殼以求其急通蓋否者乃孚卵不通之害而剝則孚卵急通之害二者皆不能生其故皆由於不

曲故衷之小缺財見者卽是孚卵之生氣初開若於此小者而不謹則其害不至於剝不止所以小謹之精義必於衷字見之書所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者卽取此象立言六經之文無非所以明乎曲直通者卽無非所以明乎通而止止而通者剝則徑直急通而不知中庸之曲大學之止矣故六經非曲直通不明卽此一象而天地萬物之道聖賢之學皆一貫焉此說文所以以小謹明衷而惠寔二字所以从衷制字之故其精義原從幺部層遞而來也若更明之則衷字乃無異於權輿之權耳皆卽聲而爲義象也此則文說明之蓋自幺部而

幺部而衷部然後乃著其止者之初通而爲小僅財見之鼻矣大學止必於至善者所以通也善之角通心通口通卽充乎衷惠財見之口通心通也善字从羊者角通也从二言言者心之聲則心通口通也故說文云善與義美同意聖人制字明道無非以此立象見意說文下又卽次以元部云元幽遠也黑而有赤色爲元象幽而八覆之也按其字象幽卽是象幺以幽字原从二幺之象也夫旣象幽則其字中幺字卽當與幽字中幺象無異乃元字中幺之下口爲亾視衷字更開而不閉此其精義乃更以著止之必要於通通之止卽是曲曲與

通之可象者莫如口故么字中之二口渾然而曲至更則財通財見至元則更通更見於是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凡物之口不開則閉而爲不口之否不口卽是不可故謂之否則必口開然後乃可天地交萬物通而爲泰易否泰之言包言孚者包者人之胞胎孚者鳥之孚卵皆聖人以虛義立實象以喻乎天地交而萬物通者若此文之通卽通於元字下之么之口矣聖人制文字明道其以包以孚以角以口以門取象喻天地萬物之精微者比比皆是而要皆一主於心通心者仁也凡物非心不生凡物非曲則無心是故如包孚角口門等

字皆曲聲惟曲聲斯曲義曲象乃出於道之自然聲之自然者非人爲也坤文言美在其中中者心也美字从羊者角也由此而暢支發業則角通心通口通也卽中庸之曲誠而形著明動變化也曰美之至者所以重明其通說文所謂美與善同意者此矣美之通嫩者微也卽么之微幺幾等字之微諸字皆以角通口通而一貫繫辭易之門卽是之口否字不口則門閉元字口開則門通兄字口在人上則人出而生生之道立凡言口者乃是以之象形並非必成爲口字觀者勿以么元等字中並非卽是口字而見異也么之口開於元其象尤

著明又不僅如夷字稍缺之財見者正以明元字之象幽而へ覆之也夫幽者陰也獨陰不生幽於何底則卽止於何底則必有陽焉以濟之然後天地交而物通上下交而志同陰陽卽天地卽上下也元之下口以喻乎地地之口不開則天雖上覆而下無以承之故必先開乎下之口以順承天而天卽於上覆之元上之へ非入字也乃如高京等字之へ象所以象高卽所以象天說文凡於字頂上之有一畫者皆謂之天象之而已非必是一字也元上之へ正一畫之曲而下就者以象天也承吉經說中解篆文之泰字乃是天之下而曲就乎地

地下之水上卅而承乎天所以爲地上天下之泰元字之義象正如之其へ之曲而向下者へ者天也天之下就乎地也亅之口開者亅者地也地之上承乎天也其中作兩小直象者乃正上下相連以象天地由此而交當夫制么字時已如此矣其字爲黑赤之象者惟旣幽而上又有物覆之自然其象深黑所以爲黑然黑中而又有赤色者黑者陰也地也水也卽是坤之於地爲黑赤者陽也天也火也卽是乾之大赤惟幽陰而又受覆故黑惟覆之者爲陽爲火故黑而有赤惟陰之口開能順承陽覆之火而受之故陽火得以入之而黑中有赤

惟其字象地之遠承乎天故訓爲幽遠非覆不黑非覆不赤非覆不遠則卽非覆不元而非へ之下覆亾之開口則不黑不赤不遠而不成元仍是幽而已矣徒幽則卽坤之嫌於无陽而萬物不生何可以訓然則へ之覆正無異於坤之通理是則可以明元字之所以然矣色之元者莫大於此莫始於此而人事中之黑而有赤色者謂之爲元亦卽取象於此而爲一貫亦猶衷字之謹原與僅一貫衷馬之鼻原與气界一貫若但觀其粗而不喻其精則失之矣至於天與地之所以爲黑赤者非徒此黑赤而已也若徒黑赤則天地見此者何爲聖人

取之者又何爲蓋其一元之黑赤者乃所以爲由二元爲二元茲益之地必天地相交而先有此黑赤然後乃可由此生生而茲益不已故一元爲黑赤之元而二元則是茲益之茲惟茲生專屬於地則赤去而黑留黑顯而赤隱所以茲成爲黑夫元爲天地交止於天地而已故止於二元而已天地旣交必由此茲益爲十百千萬而後爲萬物通故不能以一元遂畢乃事而茲益之字所以从二元而制惟二元乃以爲茲益之茲也夫所舉說文諸部分之字由么字蟬聯而下遞至於元字而其精義如此且如易至於否而口不通猶元字之赤黑未

交而下口不開也次及於同人而爲天與火其象卽是元字入覆之天之火如是而否之口又開所謂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則不啻合否與同人兩卦牽連之精義以成爲由一元而二元之精義何也一元者一人也人而有同則二元矣卽是一人之外茲益一人矣否者不通之一口也合以同字之口則二口矣既有二口卽是二人故否之上九爲陽爻猶元中之赤覆由是以趨於同人曰傾否謂傾側其否而不復在下則口由此而通而成爲喜字中之口故曰先否後喜喜之口卽同之口而同人之天火原卽元字入覆之天之火同之人

原卽由一元而二元茲出之人然則同字之口卽元字之下口而實卽是茲字二元之兩下口以非二不同非同不二也聖人隨取立象有如此矣所以兄字於一口之外又有一人一人之上先有一口若非由一元茲益爲二何自而成此象至說文篆文元字下所列古文之體爲𠂔其口中之一點乃正孚卵中至中之一點爲天地萬物所以生生至中之仁之心篆文元字以么之開口著止中之通曲中之通古文則於𠂔字中兩點之露見以著之何以見之試觀古文𠂔字作𠂔其中明明無點則是𠂔字明明以露點明其通此其上下每口中之

一點者卽易所謂天地之心其露見正是復象見天地之心與篆文之入覆而口開一也更之口小缺而財見元之口彌缺而大見古文則以兩點露天地之心之見復卽是孚此口中正中之點卽是孚卯中至中心古人以孚卯喻天地孚卯中之黃白交卽是天地交而必交於孚卯中此點天地之心卽元亦必黑赤交而後爲亨以交乎此兩點之心黑赤與黃白亦一也古文之亨與孚卯一也喻之而已象之而已非必定於黑赤黃白之異也且凡易之言孚者皆是此孚以孚卯取象者孚字之實象人事之見爲信者則孚字之虛義凡字虛義

與實象相穿信者伸也卽孚卯之由曲而直而通至精至中生生之理足方伸欲達之際之義象也惟理已足則斷然必達於外而無或爽是以爲信故曰孚尹旁達信也達卽羊角之行而通卽人言之信之口通矣由中達外原爲一貫是爲合外內之道理者裏也內也中也此之謂黃中通理中通則心通也無如先儒不顧本原之精義實象而但以外著虛義之孚信解孚字其何以明生生之易易之爲書天人並明古聖人制字說文解之皆天人並明故曰許氏之所受者遠如解元字曰黑而有赤色者人事也象幽而入覆之者則天道也天人

相成而後乃以著文字故如孚之爲信者人事也而以孚卯象天地生生之精義則天道也其實天卽人人卽天中庸分別知天知人者乃正以明非體天道不足以成人事而天人合撰之精蘊在在有實象可呈並非空言虛義要之無非一主於曲誠之曲大學惟不能知故致知中庸惟不能曲故致曲致知格物乃正是曲曲卽易往屈獲屈之屈非屈伸無以爲易則卽非曲直通無以爲易若非包孚曲字之聲義象俱明則卽難以解易夫包者人之胞孚者鳥之卵萬物非包孚不生而包孚皆曲之聲義象渾言之則卽是元聖人以文字明道元

字之象成則天地萬物皆可由此而生元不成則不生而今之所以煩言至此者蓋必元字明而後二元之茲字可明茲字明而後訓茲之兄字可明也承吉昔未究此字時嘗見一學人正以不明茲音問之先輩則應之曰此二元者是黑色之茲乃胡涓切者也彼从艸者然後乃是茲益之茲而爲子之切矣又問曰茲字何以當胡涓切則應曰茲乃黑色而非茲益旣非茲益安得不胡涓切所以釋文明明音元也又問曰茲字何故當爲黑色則應曰元爲象幽入覆之黑赤色茲字加一元爲二元安得不爲黑色所以說文明明訓黑也又問曰茲

訓黑而何以卽不能訓益則應曰說文凡訓二義者則
有一曰之例今旣無一曰益也之文且別訓从艸之茲
字爲艸木多益是更明明謂茲益是彼茲而非此茲今
旣解說文竊不見說文乎又問曰茲从二元固當爲黑
色矣而元字象幽入覆何故當爲黑而有赤則但能應
其半而其半已窮其能應之半曰幽爲幽隱元字象之
安得而不黑其不能應之半則曰顏色中自有黑而帶
赤之一種其色乃自古相傳爲元則自然是元學者當
守古訓而已安事更爲穿鑿言及於此則是不能言其
故而不得不爲強拒之膚辭矣何況更須問其幽元等

字何故當起於么么部何故次以兹幾更寔等字蟬聯
而下且黑與么何與何故由么而下及於兹之黑色則
皆未必能應卽如其說謂兹益之字當从艸又試問其
古訓何故兹當訓此子當訓兹兄當訓兹况當从兄而
與滋同爲寒水且如其說以子所訓之兹爲从艸何故
說文訓子爲滋入之滋乃又从二元而非从艸且試令
於諸字中一一解其制字時某筆某畫所以然之故卽
其所指子之切必當从艸之兹何故乃从絲省必諸字
能通而後一字能通必諸字之筆筆畫畫盡通而後可
以定二元爲子之切之非是然後又須明元字旣讀胡

涓而二元何以仍讀胡涓之故凡此豈可苟焉已者有一不明卽不得謂茲字已明也夫問茲字何以當从二元彼固曰茲字由元色而進爲黑色所以當从二元也而不知此乃茲字黑色之形跡並非茲所以爲黑色之精義而精義則視形跡尤爲可據且必精義具而形跡然後可成夫使徒一元之黑赤而止則精義中無所取也其所以爲精義者乃正以由一元之黑赤以進於二元黑色之茲之故然後乃成其爲一元蓋元者天赤與地黑相入生生合撰之機也然天雖以赤色下合乎地而不能妊孕以生物則妊孕者卽不得不專屬於黑色

之地而後能資生凡物牝已成孕則牡者更無所施卽赤色更無所事此坤所以利牝馬含萬物以獨成爲資生之故說卦乾爲大赤坤之於地也爲黑合二語而元之一字乃明至二元之黑成而赤反無所事者所謂天施地生也生則地矣夫生是地黑卽是地然則可見生卽黑黑卽生矣生卽是益人所共明然則可見黑卽益益卽黑矣說文訓茲爲黑則卽自然黑中有益何庸更有兩訓蓋茲之黑非爲常黑乾爲大赤則坤卽是大黑惟說卦歸大於乾則於文不合更加黑以大然而黑莫大於此矣以此黑表茲字而又表茲聲以卽資生之資

黑在訓益卽在聲聲之中卽是義則是明明以萬物資
生表茲字矣而謂黑無與於益乎且若訓益則黑之義
不見訓黑而益之義自明是則說文乃必不得訓茲爲
益而不得不訓爲黑矣且二元之字原根於一元而制
二元若不訓黑何以全乎由元字之黑赤而來合兩字
然後成爲天施地生之精義是更不得不訓茲爲黑矣
是故其訓黑者正精於訓益者也更顯然訓益者也而
謂黑無與於益乎夫惟茲字之義非一益字之所能了
而益之義於黑訓內究未甚明所以以益字之訓別著
於滋字曰益也又別著於茲字曰艸木多益此二字之

訓益乃正以茲字訓黑而未明訓爲益故特補注於彼
二字之下以重明茲黑之卽是益者何也茲爲會意之
字乃諧聲所祖之綱而滋茲爲其所生之目滋茲之義
之所以爲益者祖乎茲之益也茲之義旣爲益則其所
生滋茲等字之義卽必不得外於益猶之子孫必根乎
祖宗之姓氏若不根益則滋茲字從何而來是故益之
訓含於茲字而不暇露見之者則別於滋茲二字見之
譬之指其子孫爲某姓氏則其祖宗焉有不同者至於
後世不知六書之聲義不明滋茲資貲孳孜一切此音
之字爲茲之所乳出則制字時所不及問也然在制字

者就字之聲義象則已顯然明示之矣易云益自外來者乃以二元自一元之外而來也道一而已彼明益而茲象自在其中也要之萬物非元而又元不生卽顏色亦非元而又元不黑夫旣一元矣由一而二非益而何且卽由此一而二者以至於十百千萬而皆不出此二非益而何惟有茲益乃有資生孟子曰資之深者深於資之次實深於茲之二也黑色爲顏色之至深者深於茲之二卽深於茲之益也緇淄等字所以亦爲黑色者黑益於《之三黑實益於茲之二也以其惟此音故此義此象也然則凡此一音之字其義象未有不爲益者

如賁之益者益於此也惟二而後有彼與此乃根於茲之一元彼而一元此不然則一象耳何彼此之有彼卽此字中匕次之匕也資卽此字中比次之次也攷之益者益於子也惟二而後有我與子乃根於茲之一元我而一元子不然則無所謂子並無所謂我耳二元中任指一元爲我與子也則萬物中無非我與子也豈非益乎我卽是子而子與子之子卽是推予之子若只一元則無所謂子與子其向誰而推予所以說文卽以予字次於茲字之下而訓爲推予象相予之形其字形之作𠄎者乃原元字赤黑相交之象亦卽𠄎字之二口互易

字訓
相交之象卽易泰上下相交之象夫如是而可見天與地卽是彼與此卽是予與子非然則孤陰孤陽各止而不通矣其何以立天地而生萬物予之上下相交卽茲之左右相交此其部分所以相次而不隔也說文但訓予爲推予則自然有予我之義在內猶之但訓茲爲黑卽自然有益義在內若不喻者以誤視茲字之見例之則必因見說文之不訓予爲我卽又謂予字專爲推予而非予我之予矣且若使有他音如元音之可改則並將改易于字爲他音以爲與推予音義俱別爲一字矣有是理乎又如淄緇之黑者黑於水之三實黑於水之

由一而益爲二也蓋凡物一象不爲茲益必有次有二有三然後乃爲茲益鱗與鱗同爲黑色之魚者以之三無異於茲之元二也其所以無異者二與三皆由一象茲益而出主於一我而我之外益出者自二三以至於千萬皆子也彼也卽萬物也故立象惟一我有定而二三無定三卽二矣萬物之遞生爲茲益之彼此顏色之遞加亦爲茲益之彼此所以茲訓此而此字中卽有七次之七卽彼也此又可見凡一切皆茲之黑皆由茲益而成者也其所以然者皆聲也大抵古聖人凡制一字無非載道形上形下德成藝成莫不皆爲一貫說

字論
文之明文字乃正如是而人偏以形下之藝求之烏見其能合乎試更申言明之夫既由一元而進爲二元則是明明一元之未爲茲益而由一而二者之明明爲茲益矣揭之則亦甚易明者蓋聖學之極於修齊治平者爲天之生民計也故易之道主於生生以前民用而學必先於格物茲之元外有元卽是已外有物聖人制文字以明已明物如此類部之自么始以至於茲予憑此實象而觀之卽格物也聖學非可憑虛故必立象物生而後有象故必格物格者格其所以生也此之謂致知生卽是直而通然非曲則無以爲直爲通是故萬物必

要於曲成而後不遺此之謂致曲惟生物而後能成物則莫先於茲益此之謂生生之易然一者非爲茲益必由二以上而後爲茲益由是而十百千萬其數雖多而皆茲益之所積卽皆由一而二而三之所次第然則聖人制字以明一切之茲益其字不始於一二而誰起而元爲天地萬物之本則元之由一而二非同於他者僅一事一物之由一而二然則聖人制爲茲益之字以明道其字不起於元之由一而二而誰起惟元由不可見之幽以形爲可見之赤黑又益以一元而成全黑此黑上之爲天地之精微下之卽爲人事之形跡然精微不

易見而文字主於適人事之用以爲天下利則解字者
乃不得不就此由元益黑之形跡以解之然雖形跡而
其所以爲茲益之精義則固原在本字筆畫之中部分
蟬聯之內是黑色之形跡在是精義亦在是卽茲益之
形跡在是精義亦在是也故曰合天人而並明也然則
茲益之字不制爲二元而誰制乎此卽老子所謂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也然老子雖曰三其實亦卽是
二何也其所云元之又元分明卽是二元茲字之象試
思元之又元豈非二元此其甚易明者蓋以天一地二
而言則萬物之象在二之外而屬於三以一己一物而

言則萬物之象在一之外而屬於二其實一也無非由
己及物主於生生茲益而已矣故曰三亦無異於二也
惟老子自私其道故但言生物夫子則主於體生生之
易以成已成物此學之究竟不同者而元茲之義象乃
專重於生而尙未及於成是以老子之言道始與夫子
無異若執一者見此以爲援儒入道何怪文字不明其
曰衆妙之門者卽繫辭之妙萬物爲言言出於口口卽
是門門通卽是口通故爲言說文自么以至於茲予其
象皆是門是口易以文字明道所謂立象以見意非可
憑虛臆測其曰衆者卽是茲之由一元爲二元充之至

於十百千萬故衆卽繫辭之所云萬物其曰門者卽乾坤爲易之門乾一坤二而易居其中故其言生萬物之主於三者正所以讓出一二爲乾坤之門聖人之制中字以立象者中字以一口剖爲二口所以象乾坤爲合撰之兩儀其中之丨則以象可見之易之太極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若掣去其中間之丨而惟有口則口無從剖開卽是易不可見而乾坤之兩門閉息故曰或幾乎息夫如是之謂中權與權字並列之兩口猶中字也其丨則中之丨而卽以明角通心通口通丨橫之則是一而中又以口權其丨若抹去中之口而惟有

丨則是子莫之無權執一夫如是之謂權而得中夫如是之謂中行一貫而可與權惟中通是以中行也若非以文字立象何由見意故曰易者象也乃以文字像天地萬物也夫門卽是口所以開閉非開不能爲閉非閉不能爲開所謂通而止止而通也陰閉則陽開陽閉則陰開是之謂曲若不曲則徑行直遂是開而不閉卽通而不止矣其開而閉閉而開者卽其不徑直而必要於曲轉也夫如是然後可直可通所謂由曲而直而通也是故曲之爲大天地之道聖賢之學莫外於是而其精奧一一皆具於人言之聲而文字從之此曲直通三聲

字言
之所以分亦卽以統乎一切文字語言者要之元者以
之言天則是以太極生兩儀之二象故老子由之以起
三以之言人與物則是以至誠爲成己之一象故茲字
由之以起二而三者亦卽所以資生萬物故卽由資之
次而次弟生益二卽次次卽弟弟之上有兄次之上有
首二之上有一然則說文解茲字爲从二元者固已明
明卽是解之爲益爲多益是一切茲益統系之綱彼从
艸之茲字解爲艸木多益是彼多益者專爲艸木一類
之目而人偏反視之若說文訓滋爲益乃正以水爲萬
物之始故以益字注於滋下要之乃水爲目而茲爲綱

若無二元茲益之精義則如艸之茲益水之滋益從何
而來卽孳乳字亦從何而來茲字爲茲滋孳等字之祖
乃反以从艸之茲爲从水滋字諧聲之祖則倒置矣左
傳云物生而後有象元與茲相接之交也象而後有滋
由一元旣成二元之會也滋者茲之通用傳文雖滋而
實茲也其義精矣此字之分別所關者大若非說文有
自么以下蟬聯遞次之精義逐一證明又恭承

康熙字典中所載滋孳及一切茲聲之字皆从二元而
不从艸不幾無以是正乎觀此以上所明可見惟元而
後有茲惟有茲而後有孳滋非元則不茲矣夫如孳滋

二字人無不知其義爲增益然若非一元之外又增一元何由而爲增益卽孳滋等何由起義而制字然則茲益之字乃可共明其實爲二元之茲矣或曰是固然矣然所云艸頭之茲亦出於二元之茲者則非也說文云茲从絲省聲可見其義並無關於二元之茲矣曰惟其从絲省聲所以其字出於二元之茲也試觀茲下之明明卽是二么之兹此二么之兹明明卽在二元兹字之中乃人所易見者說文以么爲精義不以茲與絲之分別爲精義且茲與絲並無分別也何也以聲而言茲之聲不獨無異於絲乃並與么與兹亦皆無異惟聲爲

一息故義象亦皆一息聲義象皆一息則其字雖異而同所以其制字皆從么象而出正一息也惟聲爲一息故曰聲息夫以么兹與茲絲爲一聲乃人所難喻此所不暇明而不得不言者若明乎曲聲者證以古書知韻書蕭篠嘯等及尤有宥等與支紙寘等之各屬部大抵皆爲一聲則喻之矣然卽不必喻及么兹若茲絲之一聲則人所共明者此以聲言之者也若以象言之則茲絲二字之中明明皆是二么之象夫么者小也糸字之下截原非如隸書書之爲小卽上截說文亦不以之爲么乃合上下而謂其象束絲之形然苟明乎古人制字

之立象見意則卽見其象而知其意不必其象定讀爲某字而後喻之如前所明幺字中之口不必卽是口字而其立象則原是以喻乎口通之精義夫角通口通心通之說觀乎一字不足據驗之字字則可明如以幺爲象口者系字上截之象正如此也試令書系字者無論篆楷其上截欲不如口字之象得乎必不得也然則系上卽幺象矣旣爲幺象則卽必爲幺義不然則制此象者何爲然則系上卽小象矣原小義矣所以說文訓系爲細絲故以義言之則系字之幺細正幺字之幺小正幺字幾字之幺微亦卽衷字小謹之幺小幼字之幺少

麼字之幺細幽字之幺隱夫若幺若少若細若微若隱若僅若財一一皆爲小象且凡幺小必由於媾化人物之理無殊故說文先幺以韝部而以自幺以下至於元玆等字遞明乎陰陽媾造之始之精微聖人體之以謹小卽是慎微而慎微正是謹忽所以制字者旣以諸部統媾之幺象明微而又以系字蠶化之幺象明忽忽爲蠶口出之絲史記正義云忽一蠶口出絲也故徐鍇注說文之系字云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系五忽也可見系字之幺象乃實是細是忽正無異於幺字之象之是小是微漢書律歷志云無有忽微注云忽微若有若

無細於髮者也分言之則忽與微異渾言之則忽與微同微忽同則微系亦同故廣雅云系微也試思若非么與系所取之義象相同何由么之微卽是系之忽而系之細正卽么之小麼之細也此可明从艸絲聲之茲字正無異於二元之茲字矣夫同音之字原無不同義者而此則茲爲綱而絲爲目何也茲者天地萬物之茲益也故爲綱若絲則只以象蠶絲一物之茲益故爲目蠶之所以茲益者系上之么之口通也惟口通故其下有垂出之象而成束絲之形若口不通則絲無由出猶之一元不能成爲二元故絲不成原卽是茲不成也所以

古文系字作亦正與古文元字之取象略同之上下有緒是蠶之口通而絲出也其上下皆有緒正彼此茲益而兩口通也至於絲而茲益愈多五忽系而十忽絲猶之一元元而二元茲此絲之聲義象所以一一皆同於茲出於茲而艸木多益之茲卽从之以制字然則其从絲省者固明明原卽是从茲也且文字之精奧莫大於聲聲從之而義象有不從之者乎而謂可以茲與絲跡象之不同論乎是則又可明从艸之茲字乃正從二元之茲而出者矣夫聖人體天以明道合么系之二義觀之則知聖學乃正以文字立象而謹乎微忽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皆是取象於
么糸之隱微而不敢少忽觀其制么字時夫固於衷之
小謹惠之仁心已明明从之露之矣可見非附會也而
絲之以糸忽爲實象者聖人則以聲通而體其虛義爲
密勿於此可見卽念茲釋茲之累疊言茲蓋亦正以虛
研實無非皆以謹小慎微由是自忽而形自微而著始
終條理莫外乎是蓋絲緒正是條理茲之二元比次正
是條理其以么立象者乃正是象此條理有條則不紊
紊卽是絲之亂而卽是么之亂何以見之說文次元部
後之爻部中所列箇字訓爲么子相亂爻治之也讀若

亂夫亂者治絲而棼之謂是从艸茲字从絲之糸義也
而說文乃形絲曰么子且爻之爪又卽孚字所从爪子
之爪則又明明以屬於二元茲字之么義矣於此可見
前所明糸字上亦卽是么象者其語爲不誣曰么子相
亂爻治之可見么子之不可亂也可見自么部以下蟬
聯至於茲予等字皆以明么子之不亂其所以不亂者
么子雖微然亦有彼此也有予子也有比次兄弟也予
之與子形其微細則曰么與子而其象尤著明於二元
之茲字正相通於从絲之茲字聖學條理豈非取象於
是繫辭云亂者有其治者也卽么子之治也亂屬於治

絲者至微之象惟至微故爲難理理則治不理則亂故亂字原治義而反形爲亂曰至動不可亂者亂爲治絲欲通而未通之始象爻之難必其通若遂亂而不通則止矣道主於通何可以止止則爲不口之否矣絲亂而無所用則蠶口雖開如未開與否何異故曰至動而不可亂也至賾不可惡者惡乃入聲猛惡之惡其象爲不能由曲而欲徑直急通則是不知止而其通乃爲鹵莽滅裂之通矣道主於止而通何可以徑直徑直則爲剝膚之剝矣易云碩果不食是謂餘果皆已剝去膚殼非惡而何故曰至賾而不可惡也亂與惡二者一由於不

能通而不及一由於不知止而太過雖非專主於否剝而否剝實象之易之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正反乎是要之其所謂賾者乃卽么象之爲小爲微爲隱爲細爲僅爲財者也其所謂亂者乃卽么子相亂而爻治之者也其精義立象不出於么則卽不出於茲茲字之一么一么而相比次是不亂也茲字從幾更等字之謹小慎微而來是不惡也惟不亂不惡然後乃能茲生茲益然則生生之易乃全繫於二元茲字之中矣而謂反可外視之乎且夫聲音之道大矣茲字之義象旣明則可就以略明聲音夫孳滋資貲淄緇等字之與茲字一音乃人

所共見者也惟茲字之卽黑而卽益所以若孳滋資貲
等字則分屬爲茲字中茲益之一義若淄緇鵠鯁等字
則分屬爲茲黑之一義所以然者皆聲音爲之凡文字
是此聲音者卽必是此義象至此所舉一音之諸字則
尤爲切近之一息惟此音故是此義其實如淄緇等之
茲黑乃亦原是茲益顏色非由元茲益則不能黑則更
可見雖黑亦原是益所以滋字固爲滋益而亦卽用之
爲黑左傳之使吾水滋者用其黑也而原卽是用其益
以茲滋之字也若非由於二元之相資益則其字義先
已不能黑也惟經傳他處無明用滋爲黑之文而此文

獨用之遂令學者疑議於千古不有說文何以正之豈
得反執誤而誤說文歟至資貲等字之所以亦爲茲益
者以聲音而言則次此卽茲字之音以同音卽同義而
言則次此二字之義原卽前所解夷字从此之此字中
而可見此者正是貲字所从之此而此字中相比次之
次正是資字所从之次如古之資與貲與蟻與蟻等字相
通者以次此之聲義一息也比次卽是彼此惟有比次
而後形爲彼此惟比次彼此而後有次第惟次第而後
有兄弟而皆本原於茲字之中夫使但一元而不益之
爲二元以爲茲則止於一已而已矣從何而有彼此從

何而有比次次弟無次弟則卽從何而有兄所以次此皆出於茲之一息也此字之聲與義正出於茲則卽此一元而乃可指彼之又一元曰此也若非元外又有一元有何此之可指則卽彼一元而乃可指此一元日子也若非元外又有一元有何我與子之可分是則此與子與茲其義出於一息乃以其聲原出於一息卽息字之自聲亦原出於一息惟此卽是茲茲卽是子所以古之名子者不必定是父子凡我外者皆謂之子猶謂之爲此乃實原謂之爲茲耳皆由一元益爲二元之茲然後卽其聲義而有我與子之分彼與此之分因之以爲

稱謂指點不拘何人我外皆稱之爲子我外皆指之爲此此外皆指之爲彼則卽皆指之爲茲故諸傳注皆訓子爲通稱不獨父子卽觀會西猶稱祖爲先子而問西者乃稱西爲吾子可明也至於父子之所以定稱者亦正以二元由一元而茲生茲益所以定爲父子之子大凡字義皆出於聲若非有茲之聲何由有子之聲此之聲然若非子之聲此之聲又何以爲茲之聲比之聲次之聲弟之聲音自性生字從言制言自聲通樂從聲起故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著之則爲文字文字由孳乳而成萬物由子滋而出而凡諸書之訓子爲孳爲孜爲

滋者皆茲也然卽傳訓者亦非遂知其爲無偏旁之茲
惟史記三代世表以子爲茲茲益大則太史公之小學
過於諸儒曰益大者正前所云一元由二元而茲益於
十百千萬若曲禮疏但云子茲聲相近則不知其所以
然者惟茲而後有子所以孳孜从子所以孳之制字以
茲加子而原卽是茲茲爲益惟茲而後有此有此而後
有次所以資貲原卽是次第茲此爲益孜孜不倦者子
之益也生子爲子息卽生利亦爲子息者子之益也息
者自之聲卽茲之聲也謂利益自此而始也自者已也
一元也自而加心則心通而物生矣所以自此由一元

而二元以至於無窮之茲益乃所以爲息也故曰古聖
人制字一主於角通心通口通息字之从自心卽不啻
从止通謂止而通也何也自者止有一已心通而後有
他人猶之此字中止者止有一已匕次而後有他人也
則此字之从止从匕亦不啻从止从通而匕字乃爲曲
聲者非曲不能通也故卽直字猶曲聲矣夫凡諸書之
以息爲止息者用其自義爲多以息爲子息者則併合
其自心而一貫之惟止者之必通故兩者皆爲息凡文
字有貌似兩岐爲人所難明如亂字不知其義究是爲
治爲亂息字不知其義究是爲止爲利若明乎曲直通

之精義則皆喻矣易之元亨利貞者卽息之利也惟亨通然後利也凡云利有攸往者由此而通也卦之旣濟者謂旣渡而止也止則不通矣故必終以未濟則不止而又通於乾而仍復一渡一渡以相茲益矣所謂續終也言旣終而又續卽是旣止而又通也說文之戍者謂陽滅而止也止則不通矣故必終之以亥則不止而又通於一矣而仍復一子一子以相茲益矣所謂从二而一人男一人女也以元中赤黑之二象成茲字二元之二象則旣止而又通也亥卽是包其義當於包字下合觀之說文之一卽是一元之一其亥之二象正是一元

之茲之二也乾元爲一之化始卽八覆一元之化始未濟之續終卽是二元之茲以一元又續此一元之始也元爲善長者其長卽是兄之長而正是茲之益長必於善者角通口通而卽心通也一爲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者其造分卽是元字中天赤地黑之造分而天地之二象原含於一其化成卽是茲字二元所該之萬物而萬象乃原本於一元之一其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者太卽是泰立乃包字中男女俱立之立包卽是胎卽始字所从之台台之訓說者口之說卽兌之說也台之爲我者卽予我之子而我卽義字中角通之我我之外有人

則卽天之外有地而化成萬物之人人故始者乃女通
曰通而口通也觀其象可以知其義矣而所舉之諸字
皆爲曲聲卽觀包字說文云象人曲形已可槩見卽女
字亦極繚繞之曲象故女媧名之字實通於包義故媧
一作希則以道必由曲而直而通而一字之直象其由
太始之曲以造成天地萬物之通者乃以由曲至通中
間必歷直之一境是曲與通爲兩頭而直握其中權故
以一直而統貫乎曲與通之精蘊此貫之所以爲一也
卽乾之所以爲元也以此一字豎之卽中之所以爲一
也合一與一則是十故九爲屈曲究竟之形而終於曲

至於十而又直此易象所以由天一至地十而止而十
又卽是一正所謂通而止止而通凡所謂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者莫不由之要之乃卽一元爲二元之茲而原
卽呼吸之一通一止正至誠無息之息也氣之息乃是
不息猶通之止乃是不止故篆文止字之象至於末又
曲而上出說文以爲象艸木出之基址是止而不止也
是曲也故未濟以小狐之尾象之矣狐之汽濟者謂一
曲一曲前進而渡濟蓋其象當旣濟之後又曲轉爲未
濟而仍欲濟所以濟渡甚難而有此象汽之訓幾者原
是二爻之幾幾加豈爲譏者豈乃包中由立禮而成之

樂觀趙氏注孟子之幾希爲豈猶精義之所傳聖人制字以明道本多主於言包中之氣故汽字从氣希卽與女媧通用之希而卽伏羲義一作戲皆聲義通也老子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氣之至微者也戲之豆卽是豈之豆其義象乃起於包中之立充之則爲壺之象樹之象樂陳則一切樹立而禮亦立也禮樂之樂卽喜樂之樂諸字之精義此不暇明希之象至微故曰幾希所以汽卽是幾而狐之小原是幾中之么之小尾之濡原是幾中之微之殆也未濟曲轉之象甚微而危要其所以曲轉者皆由轉於一陰一陽之通止止通卽是翕闢一呼

一吸之氣是以以汽明氣當此終而復始代嬗屈伸之際往者之氣欲息來者之氣復續此之謂息此之謂無息夫息之自正是鼻之自息之止正是憲之止憲之止正是鼻之界鼻之界正是此之匕而匕又卽是彼所以憲字屬氣界之鼻而从匕次之此可見鼻之氣界正是此之比次可見次第之次正是鼻界之氣然則可見非次無以成一呼一吸之氣非氣無以明一止一通之次是次必於氣氣必於次然則孟子之所謂氣次者卽此氣此次矣暴其氣則氣失其次弟故以蹶趨明之是故非明文字不足以明道非聲通不足以明文字而次舍

之次原亦卽是比次次之爲宿者止也然旣宿而又行也則通矣夫是以謂之次凡天地事物之道無非通止止通人之一止一行卽鼻息之一止一行吸止而呼行呼止而吸行矣制字者無以爲道始故必以鼻息明其原始卽粗可以見精後世見粗而不見精所以文字不明而要由於求跡而不求聲卽義象亦無從見如前所云畀之卽比若云非是則試觀集韻此與俾爲同字痹與疵爲同字而卽可明矣然此猶形跡之粗也若喻其故則知引氣自畀正是天之賦畀予畀畀者予也天未予人以形先予人以氣惟其天所賦畀所以予爲施予

之予惟其賦畀而實引氣自畀所以自卽爲自己之自予卽爲予我之予有予而卽有彼彼卽是比有彼而原是有此所以予卽自自卽此此卽比比卽畀而畀乃卽說文解囊之鼻卽寔原爲从此从夷之么么原卽元之一么而卽茲之二么所以說文予字卽緊次於茲字之下曰推予也象相予之形惟一元益爲二元然後有彼此之象有彼此然後有推予相予有彼此然後彼爲他人而此爲予我不然只一元耳卽只一己一人耳已外並無他人從何而推予相予從何而自別爲予我說文次予於茲精微之至要之必有稱人之子乃有自稱之

子必有二元之茲乃有稱人之子有子與子則卽有次弟有次弟則卽子與子兩形必有長幼相差之分別所以由是次弟之而遂有兄亦遂有弟釋名云弟弟也相次弟而生是也且卽如差卽是次次卽是此所以差池卽是柴池柴虎如薪柴之字从此者正比次也卽次弟彼此也卽寔字中所从之此也柴之彼此長短卽兄弟之比次長幼是故謂之柴於此可見凡物之長益皆從二元之茲字而起卽柴草豈必定以从艸之茲字當之以元綱而艸目也以元精而艸粗也故曰不可以見粗而不見精惟次之卽此卽茲故呂覽之次非漢書注作

茲惟茲故次惟次弟故有相差兄弟之分別然茲字二元相並何以見其當誰弟而誰兄曰惟相次弟而遞生故以次生後生之幼者爲弟而以長者爲兄然長者何以當謂之爲兄曰此則古聖人以文字明之而實以道明之大凡人事無論形上形下其本原於道卽文字之所以制者亦如之如兄之本乎道以制字者道必要於口通而後天地萬物以生口通於元又加爲二元而口益通於茲矣則於二元相並之中而欲別孰之爲兄卽仍非口不明故制兄字以儿出於口外儿卽是人人出於口外則口旣開卽是包孕旣開而人已生此以兄

字中之人屬之於己爲一義乃隱然與不口之否爲反
文之一義也而以口加於人上則是己之下更有人此
以兄字中之人屬之於人而爲一義乃顯然與从人之
之先爲互文之一義也而兩義實卽是一義惟己之口
旣開而人出於外卽以見己口之先開而加於人上然
字乃實從後義而制何也說文解儿字引孔子曰在人
下故詰屈則可見兄下之儿雖卽古文奇字之人然凡
作此儿形之字則從未有以儿加於字之上半截者是
儿雖卽是人而象必在下故孔子以爲在人下儿旣爲
在下之人其象尙曲在包中口則爲在上之口先通而

已出於胞胎之外之非兄而何精之至也夫孔子之
言許氏豈妄信而引之則卽兄下之儿以證兄上之口
卽夫子之道之主於心通口通已可概見大凡制字之
取角通心通口通者卽是包孚通而萬物茲益以生生
一切可精求而自喻若徹喻者則知兄字所从之口儿
卽不啻茲字所从之二元以二元乃一己一人之象一
元爲己而一元爲人故其象並立而平兄字亦一己一
人之象口在上爲己而儿在下爲人故其象上下相疊
茲字之平者義屬於人外而又有入但取茲益未分長
幼上下故平也兄字之疊者義取乎旣人外有人則卽

必分長幼上下而口之在上者卽是兄矣故疊也元卽口口卽人但主乎一象兩象之精微爲平爲疊之分別並不拘乎若元若口若人之形跡其實形跡之每筆每畫乃更一一皆在字中乃轉顯於不喻而漫求形跡者之反非形跡也惟然則可以明兄字與先字猶之互文何也先之制字从人从之之者行也行者不止之謂惟止而後可通故行者不可遽行止者不可終止夫子曰參前倚衡夫然後行止而通之謂也惟止而後可通是以曰夫然後然行則必又有後先夫从人从之其義何以爲先徐鉉等曰之在人上是先也其所解乃正合於

孔子謂儿在人下之義象夫之者行也惟之在儿上故先惟口在儿上故兄若徹喻者則知兄上之口無異於先上之之以其从之从口無非皆以象通行然後通生然後通其以之口加於人上則是人在後行而已先之矣卽是人在次生而已兄之矣其行其生卽夫子所謂四時行百物生也所以明乎天道之止而通者也之爲行而口亦卽爲言故論時行物生而曰欲無言則口通心通之化境矣然則兄與先兩字之義可互明矣夫先者之謂兄猶次者之謂弟而其義象無不皆具於茲字之中其本始無不皆從么字而出一元只於一么無彼

與此二元爲二么則有彼與此矣兄弟相形正是彼此
兄之彼卽弟之此弟之彼卽兄之此是故古訓此者茲
也兄者茲也弟者次而次通茲則弟者亦茲也夫弟之
義象旣明明屬於二元之茲而弟字乃以韋束之次弟
而制此可見萬事萬物皆以茲爲一貫其精義並不拘
乎物物之形跡乃正就物物之形跡以明精義然則彼
从絲之茲其以象束絲而制字者可見正無異於束韋
而無不要歸於二元之茲字之次弟彼此更顯然矣夫
絲絲韋韋之相束卽彼此也猶兄弟也此與彼卽是子
與子是故古訓子者孳也孜也滋也而實皆是茲故淮

南云子者茲也史記云子者茲茲益大也惟凡言子者
卽皆是彼此兄弟之茲而先生者爲兄所以寒水之況
亦从兄而訓茲其字以水義偏旁之目而言則所訓之
茲乃滋也卽子也其子爲子月之子說文訓子字云十
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爲偁若以之屬水正況之寒
水也水旁之滋之謂也然說文雖以滋訓子水而不專
以子爲水其曰象形乃是象人子之形其曰萬物則又
不專屬人子而其曰偁則是云以之偁謂許書之精卽
此一訓之中兼包乎凡用子字一切之衆義而其實原
是一義然使不明茲字何由而知其一義乎其衆義者

事物之形跡也其一義者所以爲事物之精微也而文字則原握乎精微而制明乎此則知卽水之滋益亦彼此也猶兄弟也所以況字爲寒水而从兄以水之滋益次第而行猶先兄而後弟寒水正十一月之水之先生者是以爲水之兄而卽子字十一月滋入之所謂偁以水偁水先生者卽兄矣子字統言萬物爲綱況字專以言水是目其實苟明其故則知綱卽目目卽綱矣況爲水兄先而已矣水之先後滋而已矣實茲而已矣所以況訓爲茲則是水目而仍用二元之綱也滋之訓益以目字而專補綱義之注也精之至矣且凡字有實象卽

必有虛義如茲爲二元況爲寒水實象也而虛字語助卽用之曰茲曰況而況卽訓茲則其義猶之用虛字之此也益也若詩常棣用之以言兄弟尤爲親切而凡詩之用況者多作兄其義一也況重於兄不重於水實卽滋之重於茲不重於水故說文訓子以滋入屬於萬物爲萬物之地所以爲茲益之地也而說文訓子之滋入不作茲者以水爲天一正藉从水之滋以寓明十一月之水爲滋生萬物之始則卽一滋字而已抵況字寒水之一訓且滋字易明而茲字難喻所以諸書用茲益之字者多作滋凡字目輕而綱重則雖滋而原卽茲也此

以言乎兄字之訓茲者也至說文兄之訓長者則又當以聲音明之夫以上所舉自么以下之一切諸字皆是曲聲惟兄況長三字乃是直象之聲聖人制字正以異於諸字之曲聲而制爲兄字何也萬物皆主於由曲而直而通若徒曲而不歷乎直則無以爲通而竟止矣止則是不口之否矣故口出於人上卽是不否之兄兄何以爲不否否者不生兄則茲生而與否相反所以兄字訓茲夫否之聲亦曲正私曲汙曲衰曲偏曲之象也何以見之其象卽於制字之不口見之說文訓不字云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猶天也象形此聖人制不字

以明道要易主於小往大來大者天也小者地也小往者地本在下乃曲而上往以就天也大來者天本在上乃曲而下來以就地也夫上者反向下而下者反向上非曲而何如是之象爲天地交泰今不字之象上畫爲天而鳥乃直上翔於天而不下來則是大不來而反往矣否字从不而口閉於下則是小不往而反來矣天气愈徑直而向上地气愈徑直而向下是天地兩不曲就上下何由以交聖人以孚卵明否泰故象之以鳥如是之象乃是與元字之赤覆向下口開向上者相反故否字卽从此不此口而制字口置於不之下何由而通論

語鳥翔而作正是著此不字之象以見時中之道窮也
集者鳥之止也見上翔之鳥而忽集則有下來之機故
重嘆曰時望其下來而上下交孚於中則通矣時者中
也共之者欲效泰之升象以地上承乎天而無如其反
嗅而作嗅者氣也三嗅而作則是天氣終不肯下交於
地而大者往矣而共者徒共矣此以記時會之否而夫
子之道窮者道者路也惟道窮故子路窮也不然論語
何爲而有此一節哉此必明乎否泰之孚爲孚卵之實
象合以說文之解不至二字則顯而可見矣夫惟不字
之義如此則可見天下極不然不可之事莫有大於此

鳥翔之不者故制字者卽以此不字爲人言一切不然
不可之不卽以否爲不可之否加以、則爲人言相唾
之否惟不口故不可也惟不故不口不可也精之至實
顯之至乃不字詩又以爲鄂柎字者聖人以人胞鳥卵
明否泰無非所以明生生非拘於何物也凡否泰中之
曰包曰孚者皆以虛義而含胞胎孚卵之實象聖人惟
主於生生耳包胎亦生生也孚卵亦生生也柎鄂亦生
生也其象皆如一實其聲皆如一惟精義一以聲通故
所用不拘何字而不字亦此聲此義此象柎卽是苞苞
卽是包包卽是孚孚卽是不所以不卽是柎皆聲也惟

不卽是鳥孚故其字爲象鳥形而上翔非眞翔也喻鳥
卵中之黃白不交耳不之與孚異者異於不下來之象
目而其與孚同者則同爲孚卵之聲綱凡以聲通義之
精蘊總之非包孚不明而包孚非否泰剝復之辭不證
然此篇不暇明之證之矣說文不部否字下卽緊次以
至字與不字爲對文云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地
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此又所以明剝復者也剝
復之義象原卽否泰惟剝與否又有過與不及之分而
皆不能中行故易泰與復皆言中行以反乎否剝而其
所以言中行者則迥異於益夬之僅於無咎是易惟泰

復乃能中行也夫不爲天不下來是大者不來至爲地
不上去是小者不往合之原卽是大往而小來鳥孚之
黃白不交卽是不上去不下來卽元之赤黑不交也交
者交於包孚至中之仁之心卽坤之黃中通理而卽天
地之心此心不交卽是易不可見而無以生生故剝極
之象形之於至日也至爲鳥不上去則剝之至極矣故
曰至凡字虛義與實象一息相銜非可泥實而昧虛亦
非可溺虛而昧實夫至於至日之象閉而不通極矣故
先王於是日閉關關者門也卽乾坤之門也卽口也卽
所云口通心通之口也不行者止也卽所云通止止通

字言
之止也惟止者不可終止故卽以是日復見天地之心復者卽孚音曲轉之又一虛義心者卽包孚至中之心卽角通口通心通之心也皆天人並明隱顯互著虛實相銜聖人以角通喻道多主於羊角者羊者陽也陽不通尤甚於陰不通至日之象也故見天地之心則心通而卽是角通口通實卽至字之鳥又通也所謂止而通也惟通於天地之心故爲中行之中曰行則止而不止矣惟止者此至日中行亦卽於此至日故至字見於復而不見於剝是至字關乎止與通之一息而至字乃卽止卽通矣所以卽不字亦關乎止與通之一息而不字

乃卽否而卽孚矣此所以不字又通於柎而原爲一切之包孚也此所以至字又爲中行之德之至也且試更就不字論之夫論語唐棣一章甚爲難解不知唐棣卽詩之常棣棣不偏反之不中卽鳥不上翔之不中思者所以表其中心之通蓋天地萬物皆非心通不生故以華之心喻天地之心華者敷也卽孚卽不而卽復也一皆以聲通所以華曰何遠卽復之不遠也且試更就至字論之夫乾文言知至至之之語甚爲難解不知上至卽鳥不上去之至下至卽至日來復之至同一至字於此止卽於此通此其幾爲至危而又至微幾字之从

成而以兵守者危也惟止故至危也幾者動之微者微也雖通而至微也至者止之聲則言至無異於言止動者通之聲則言動無異於言通吉者口之象則言吉見無異於言口通此說文幾字所以以微與殆並訓幾之聲卽至卽止以至之不上去而言正是止之終止而幾之殆也以至之來復而言則又是止之基址而幾之微矣此之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乃以明未濟之又轉爲乾者故至雖爲鳥不上去之至而至通於幾則又上去矣此至所以又爲至德之至也不雖爲鳥不下來之不通於孚則又下來矣此不所以又爲華榭之榭也文

字之精義一以聲通一以曲喻是故曲聲之道大矣總之天道聖人皆不任止者終止而主於卽止卽通以合乎中行所以卽止字之尾亦制爲屈上而其象又通而不字亦不任其終爲鳥不下來至字亦不任其終爲鳥不上去否而卽泰剝而卽復其不任其終否終剝者曲也陰不徑直而又曲轉乎陽陽不徑直而又曲轉乎陰所以泰也復也生生也中和也若徑直而不曲則陰直陰陽直陽矣不泰矣不復矣不生生矣不中和矣是故曲之爲大要之皆聲也凡合乎曲者爲曲聲卽有礙於曲者亦爲曲聲惟直象通象乃非曲聲何也以其所以

不成曲者乃正由於不能直不能通卽其聲自然非直通之聲與義象出於一息然試觀凡物雖已直已通亦安有不曲而能成爲一物之象者故聲雖通直而原從曲之義象而來故曰曲成不遺雖聲非別證不明而其故已言中可見卽如兄字直象之聲也然若非由么元茲子等象一一委曲曲折之次第彼此而來何由成爲兄象故曲厯至兄而後乃爲直象直聲後世韻書如陽唐庚耕等屬部之字大抵皆直象之聲也兄之聲直所以長字之聲亦直長幼之長原卽次弟短長之長兄字之口直出於彼一人之上故直直出於上以長短言之

則非短而長以長幼言之乃非幼而長矣此兄之所以訓長充之則乾之首出庶物正是其象此長之所以爲長上而君亦訓長也要之不字之象所以象否卦中不口之不至字之象所以象復卦中至日之至後世見不至二字罕有究其象鳥者則由先不究否泰之包孚爲包胎孚卵又何怪不究復字之以聲通而原卽否泰之包孚蓋復原亦卽是以孚取象所以不與至皆鳥形聖人乃不明言而明言明言而不明言故文字就虛銜實一以聲通若非明聲無由而知義象則必知所謂天地之心者聖人乃立孚卵中心之象以見意故謂之爲復

所以復卽是覆而國語注以覆訓孚復卽是伏而包義氏原通伏處伏者卯之伏氣處者氣之分中其義之通者以聲其象之通者以氣說文訓復爲往來者卽小往大來之往來卽不來而至不去之來去七日來復則至之不往者復往不之不來者又來矣七陽之正也此其所以爲復此其所以爲孚皆卽鳥之實象以喻天地萬物其虛義則如後世所傳不字至字孚字復字之字義然而非實則無由見虛矣夫易之所以要於泰復者爲生生也生生者所以滋益萬物卽茲益也非泰復不滋卽是非元不茲復爲十一月來復之象所以十一月

之水爲滋滋爲始生先生之水卽是水之兄所以寒水之況从兄而兄與況皆訓茲此乃前所已明而實要於復若舍實象亦何從而知虛義乎若如白虎通所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則正以不知實象而漫訓者也總之兄字惟主於口通故从口夫如前所云聖人明道一主於角通心通口通之說得無人或疑之然卽觀說文於羊字下引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犬字下引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字下引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學者試思孔子豈有漫然逐牛羊犬狗之字而解其形跡之粗者其曰形舉者角通也凡言舉者其象

皆升而向上故說文訓舉爲對舉諸書訓舉爲起爲拔
爲飛爲踵企皆謂所舉者之象在上也惟指牛羊頭上
之角故曰形曰舉也其必取角通者白虎通云角者躍
也陽氣動躍爾雅釋文引劉歆云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戴芒角也惟角主於萬物之氣通而茲生故取角通彼
角卽此角也夫萬物皆曰芒角而獸偏以角名牛羊偏
以角著故孔子就之以明一切之觸躍而生生卽如前
所明權輿權字之从艸者角也惟觸地纔有芒角故權
輿也繫辭觸類之觸者以角喻也引而伸觸類而長言
芒角之由曲而直而通而道悉從之矣長卽兄之長卽

茲之益類卽茲之由二元以至於十百千萬比次彼此
之類也說文云美與善同意善與義美同意者取乎羊
乃取乎其角也羊者祥也陽也羊角通則陽通矣故祥
坤合陽而通理則羊通矣故美牛爲土畜牛角通則萬
物皆觸地而出矣故以牛統萬物而爲大物卽陽物陰
物亦繫之以牛統事理故件爲事理卽通理暢於事業
亦繫之所以天地數起牽牛卽牽字之形亦原無異於
么元夷寔等字之義象天地爲生生之事聖人體生生
之德莫不皆主於通以角明通正不足異要之牛角所
通卽坤理之黃中羊角所通卽元覆之赤體一陰一陽

之道耳不然牛羊也而孔子何取其形舉之有何取其字之有其曰視犬之字如畫狗者所以明曲象也惟曲故形之以畫不然何畫之有孔子又何爲而作此言又何爲言犬而復形其畫狗狗者句也句者曲也惟其明道故卽於狗字明之曰叩也叩之从口者口通也从口者節止也从口从口者通而止卽止而通也口卽中通之口則口卽發而皆中節止之節而卽體撰撰字中所合之兩口也叩門亦曰叩者叩門正所以通止止通而啓閉皆主於中節易之門衆妙之門卽此門也所謂卽粗可以見精惟口主於萬物之氣通而茲生故取口通

口通卽心通卽角通曰吠以守者吠者口通也守者止人也通而止止而通也卽是由曲而直而通也所以夫子於犬字明其曲卽於狗字明其止通一也而通者乃正所以成其曲何也通若不要於曲則直通而無所底止卽陽通而不復曲轉乎陰陰通而不復曲轉乎陽矣其何以成一陰一陽之道而爲生生之易易曲成不遺言曲而中中庸曲能有誠成已成物者此曲也吠之上必言氣者卽一陰一陽之氣一通一止呼吸之氣也聖人明道必先於氣者天地萬物非氣不生故聖人明氣亦不拘於何物如包羲之羲氣也而出之以羊角其義

精微之至承古經說中明包孚而因極明之夫明道所以不拘何物者聖人不能空言性理卽其所言性理等字亦原根乎實象本乎聲音並非空言虛義則欲以文字明道若不以道要分寄於物象文字之中將於何寄此其一也且天地之道聖賢之學原所以曲成萬物則物物皆道所生苟非道何有物故曰不誠無物則以道要分寄於物物之文字乃正聖人所以制文字以周萬物之故矣此其二也且聖人制禮作樂非能虛造必物物體之象之以爲文字然後憑此文字以制禮則禮明而象著憑此文字以作樂則樂備而聲通若不以文字

分寄於物象則卽禮樂刑政舉無所施其何以爲道此其三也要之皆無非所以明成已成物而相茲益成己者一元也成物者二元也卽萬物矣己者自也自者氣也自成之自卽鼻息之自也惟有自己而卽以引氣自界惟自界而後有自己正卽前所明惟有二元之相子而後有子我之予也總之非曲無以爲道亦卽非曲無以爲茲故茲者曲之聲也凡文字皆出於人言之聲凡聲皆統乎曲直通而茲之聲在曲中卽義象從之矣若云孔子畫狗之言非以明曲則如前舉孔子之解几字曰在人下故詰屈者亦得謂之非明曲乎詰屈之爲曲

字記
人無不知之者若非明曲則孔子所謂詰屈者何言若非明通止止通則孔子所謂叩气吠以守者何說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要之皆聲也卽犬狗等字亦是曲聲故卽是曲象曲義狗之曲爲句諸書皆以句爲曲者聲也樂記云句中鉤鉤之句卽狗之句也說文云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竟之形則夫子所言狗之曲乃正是九之曲以聲通也卽今吾歛語猶呼狗爲九則以狗之音原卽九其精義正存於婦孺之口狗爲陽畜者九也九爲陽變而屈曲究竟非專謂九爲曲也數至於九極矣故就其字以明此爲


曲之究竟而前此自一至八天地曲交陰陽曲轉之象皆以此而明其終後此十又復起爲一若非九曲則不能轉一尤以此明終則有始故繫辭由天九至於地十而辭畢乃以明乎通止止通之象至此曲轉而復起則夫子所言狗之叩气吠以守者卽天九地十之謂矣狗之句正是九之曲吠之口正是曲之通也夫子以此狗九之口通明終而以牛羊角通明始其始也正前所明萬物觸地戴芒角之始權輿權字之从卂以象角通从叩以象口通之始而夫子又舉儿象以明人之屈曲在下乃卽以明心通何也儿者仁人也仁者心也則說文

字記
載夫子所言之四條以明仁人明始明終並假明於物
乃通貫乎人之由仁以生仁之自一而二卽由二以分
別等差之高下以角通形之始以九通氣之終卽此四
條而天地人物之始終備矣卽聖學之始終條理全矣
所謂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也不有許氏何以明之
而一一皆要之於曲其隨文之易見者如淮南注云叩
或作車鞣之鞣說文云鞣輓下曲者句卽狗之句可見
狗叩氣之叩卽是鞣而亦卽是曲此皆非曲不明非聲
不明惟聲爲至精而難喻然而有可喻者則以聲通之
證原在古書及先儒傳注之中非能鄉壁虛造亦尙可

審聲知音如犬字之音則與若轉若卷若拳若旋等音
尤爲切近易見是故欲知犬之曲卽觀轉卷等字之爲
曲而可明而權之曲爲尤大非惟義象乃實聲也今卽
勿論犬音試觀从犬之吠卽是吠而𠂔乃畫成一一曲
形合以畫犬如狗之說卽已顯而可見不然則水流之
字何爲而作𠂔何爲而又作𠂔何爲而又从犬而皆卽
一音則可見惟曲同故音同也故必明乎曲明乎聲而
後知𠂔𠂔吠皆爲無異之故且溝洫之制之所以由
𠂔而遂而溝以專達於川者亦由曲而直而通也𠂔之
象曲卽是犬之象曲達於川則通矣達者通也先生如

達者以羊角喻生通也專爲六寸簿簿通於薄薄通於包字曲簿卽是曲薄皆曲也皆聲通也經說中明之專卽前所解專字之義而充之者專字小僅之𠂇象正如𠂇之財見故專之音正如𠂇由此小僅財見而逐漸茲益益大故曰專達專加專以寸而爲六寸乃由小至大之象故以形容由尺𠂇而二尺而四尺以至於二尋二仞達川而謂之專然專雖大亦止於六寸則以形容雖尋仞而亦尙未成川故謂之專則以專字由專而制故終不能外乎專之小象也而如緇淄等字爲黑色之象正從此𠂇象而起何也緇淄等取象之𠂇之𠂇原卽是

𠂇之𠂇而亦正是畫狗之犬之𠂇惟由𠂇之曲而茲益爲𠂇𠂇其象愈茲益而愈形其曲所以考工記在匠人則爲溝洫茲益始基之𠂇在鍾氏則爲顏色茲益已定之緇茲始與茲終其爲𠂇之益象一也則由於其曲象一也惟曲故茲茲正是曲不曲則或終竟遂止而不益或直遽求通而無益故通必通中有止卽通卽止乃以成其通非是則無以爲通而反終止矣止必止中有通卽止卽通乃所以爲止非是則終於止而反不通矣若然其何以通天地而成萬物夫此通而止止而通者曲也非曲則直止直通矣何可以訓故川者水之通象也

然必由尺與二尺曲爲次第眇澮等之彼此而來然後
川乃爲止中之通也緇者顏色之通象也然必由三入
五入曲爲次第纁緌等之彼此而來然後緇乃爲止中
之通也蓋非曲爲比次則無所謂次第彼此此卽差等
之差若二尺四尺三入五入之類皆是等差而卽中庸
曲成之等殺曰禮所生者夫禮而何以謂之生乃卽說
文解包字爲人所生以成男女俱立夫婦之禮聖人象
其立以制禮故曰立於禮故曰禮始於謹夫婦而一切
之禮皆由此生此之謂禮所生夫婦之謹卽惠字財見
之小謹故禮始於包中而包字中之形正是惠字微

開之口故曰襄姪在中象子未成形子卽么么卽子正
受字所以治相亂之么子而包字外裹之象說文以
爲象人之曲形則正由包中夫婦曲成之禮以成一切
等殺等威之曲禮觀說文之解勺包二字則禮所生之
爲明曲可見也等殺生於禮禮生於包包生於曲故中
庸旣以等殺明曲又以蒲盧之實象明曲蒲盧者果羸
也釋蟲釋文云果本作螺一作蝸儀禮士冠禮士喪禮
等注皆云今文羸爲蝸以聲通也果羸爲蝸承吉經說
中詳明之凡果羸之象皆是曲不曲何以成果羸夫蒲
盧卽果羸而卽包孚以聲通也精義則是包孚託於一

切之形跡則曰蒲盧曰果羸其名本無定物凡言果羸猶言果子耳必隨文而後知其爲何物是以艸木鳥獸蟲魚中名蒲盧果羸之物甚多易之剝盧卽盧卽臚卽膚而卽果故其上僅存碩果也諸字相通之曲折經說證之羸爲字之綱若羸羸羸羸羸羸皆偏旁形跡之目可通也蓋天地萬物皆統於包孚故皆可喻以蒲盧果羸說文以勺爲裏而象曲裏卽是果大之如乾爲木果乃是謂其爲包孚之大果果莫大於是卽包孚莫大於是矣而乾之果象爲外裏而中空火象似之故離爲乾卦而若鼈若蟹若羸若蚌若龜皆象之離之象中已明

明果羸二字俱見矣卽艮之赫亦羸也巽爲不果者風無外包之殼故曰不果卽不裏也艮爲止止之象小故曰果赫言其包裹止於草木果赫之小象也可見包孚爲天地萬物之所繫而包孚皆爲曲聲包卽是孚春秋左氏經公及莒人盟於浮來穀梁作包來惟聲義象相通是以通用杜注號曰邳來間邳之聲不浮之聲孚惟包孚不一也是以包浮邳一也相同者其義象之日而同者其聲綱然聲實該乎綱之義象矣包來浮來邳來皆卽猶言包孚其義難明惟明乎曲聲乃可喻來亦曲聲曲象如萊服卽是蘆菴猶言包孚乃謂蘿蔔爲包裹

耳惟其如是是以包羲或作伏而諸書伏通服又通匍
匍卽蘿蔔之匍而其音皆卽是孚蓋蘆菹卽是萊菹卽
包孚蒲盧果羸故包來卽浮來邳來其中聲義此不暇
證明總之卽俗語包裹包袱之文言耳謂曲包之耳故
其聲皆是曲曲之粗則愚夫愚婦與知與能曲之精則
語小語大無聲無臭中庸以曲屬誠而曰不誠無物卽
顯然言不曲無物故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卽曲誠之成
已成物也至於曲字之流爲私曲汙曲衰曲偏曲之義
者乃必隨文有私汙衰偏之辭義而後見其如是並非
孤舉一曲字而遂如是也故讀古經研文字者非可徒

知後世逐遞遷流之字義舉一可以反三而要必先知
乎聲聲通然後義喻如伏羲乃原猶言包孚孚聲之於
義猶浮之爲邳也包孚莫始於氣伏羲者包孚之氣化
惟氣故化惟曲故化是以中庸由曲而化是以孟子由
善信而化善信之字義前明之矣乃角通心通口通也
化者乃由一化二以至於十百千萬而相比次故說文
人部下卽次之以匕而卽次之以匕以从以比言人道
乃所以成化而順從乎尊卑上下彼此之比次是故雖
聖學之極至亦不外曲盡乎達道等殺之倫常非空言
變化也要之所體者乃原卽天尊地卑由一元化爲二

元之茲茲字之象平既分彼此兄字口與儿疊則分尊卑長幼矣所以兄訓茲而等殺生於曲禮也此上一段乃以言緇爲顏色之通而牽連及之者抑更有可明者夫滋益與緇黑同爲攷音人所共見惟由元色而益一故爲攷音之茲若鍾氏緇爲七入注以元爲六入則亦正是由元色益一而爲攷音之緇然則顯然可見由元益一者之爲攷音矣而乃以二元之茲爲音元可乎凡此者要之皆曲皆茲益也然緇而何以爲顏色之通曰萬事萬物之條理皆由始而終事物至於終則通矣不通而何由有終既終而又望其通是以終爲通聲若顏

色至於緇而終矣不通何由成緇故緇卽是顏色一類之象之通而前此之三八五入者皆是曲爲茲益之始之中此所以緇之象通是故𠃉字中之𠃉乃茲益之始之曲象也緇字中之𠃉乃茲益之終之曲象也茲曲二字原該乎一切之始終本末矣此古文所以以𠃉字入於小流𠃉字之中而其字乃卽是通流之川字則以雖通而原不離乎曲卽篆文之水字亦作五曲卽𠃉字小篆作𠃉而大篆作𠃉其象亦原是畫狗之曲可見非曲不能貫通而說文訓𠃉爲小流固明明是通中之止訓川爲貫穿通流明明是止中之通乃以𠃉之曲象爲一

貫者矣至於說文以一ノ爲畎字以二ノ之ノ爲澮字
古文則以从三ノ之𠂔爲畎字考工記則以从二ノ之
𠂔字爲澮字形跡互覺參差在不喻者必疑而莫釋不
知既明乎曲則無論其爲一ノ二ノ三ノ無不可以曲
字視之故俞字則但以ノ象水且𠂔遂溝澮澮川之川
原卽ノ字可見其字惟主於象曲曲明則卽大小之形
跡可通況既有田旁則別爲溝澮之小流無異故卽其
从犬作畎者乃亦原與𠂔無異也何庸執一二三ノ之
形跡而過爲區別乎以上所以證孔子謂犬字如畫狗
爲所以明曲字如此而或有以所論緇字爲非者曰夫

前所明ノ字乃以言止者之不可終於止凡止者之正
所以必要於通也然如緇字之由止而通者則是終於
通而竟止何也緇爲七入之色色至於七而無可復加
更不能轉緇爲素如亥之復轉爲子未濟之復轉爲乾
者不轉則不曲也則竟止也故其通雖由纁緇遞入之
曲益而通而其止則非如畎澮達川之曲滋無已夫既
並不曲轉何故其字中之ノ乃與𠂔川之曲象相同且
其字音又與茲益之曲聲無異於此若無分別則事物
不明文字不明曲義奚由以著曰此正見古聖人制字
之精也蓋其字中之所以从ノ者以川乃由所伐一尺

二尺之曲而後通故𠃉字以𠃉象之緇乃由所染三入
五入之曲而後通故緇字亦以𠃉象之是其𠃉象爲所
當同者也茲之音由一元二元茲益以成黑色而讀子
之切緇音亦由三入五入茲益以成黑色而讀子之切
是其與茲音又所當同者也然而制字者於其與茲曲
相同者則同之於其相反者則又反之其相反者安在
通而竟止者是也其所以反之者安在則𠃉象之中之
一畫也加一於𠃉其字爲𠃉與裁災字相通說文云𠃉
害也从一雖川引春秋傳曰川雖爲澤凶觀說文以𠃉
之𠃉爲川可見緇字中之𠃉原卽𠃉中之𠃉卽可見聲

義通於𠃉卽通於夫子所明畫狗之犬而凡此篇前所
明之諸義一切皆爲一息不待再言而後明矣試思若
非明乎曲直通之故何從喻黑色之緇字所从乃爲𠃉
害之𠃉若非明乎茲益止通之故何從喻其所从乃同
於𠃉澮之𠃉而爲川流之川夫𠃉者曲之象卽通之象
若能通止止通以要歸於曲則𠃉而不雖矣卽通而不
止矣惟雖通而竟止所以制字以𠃉明其通則緇之由
三入五入以成黑色之通也以一畫明其止則緇旣已
七入無可更入更通之止也聖人凡制一字雖專指一
事一物而實非指一事一物夫此通而竟止之象若以

合乎陰陽呼吸則呼通遂止而不復吸矣陰通遂止而不復陽矣繫辭所謂或幾乎息者是此息也則又偏於止息之息而不成鼻息之息矣乃不通之止非止而通之止矣若此之象非災而何故曰非曲不能爲直爲通𠄎象是曲𠄎之一畫是塞其曲夫此一畫者直也塞曲之直不得爲直是之謂徑直故緇字特从之制字以見其黑爲塞曲之通雖通非通卒歸於不通夫必穿通而後謂之通故川爲貫穿通流塞之則不穿矣則不川矣中庸所謂川流孟子所云稱水明乎道之曲而通也橐如穿馬之鼻者明乎止而通也穿者川也橐中之此者

止而相比次也卽茲益也有兄弟也若𠄎則不復有比次而竟止矣則不兄矣則不茲矣通止之象窮卽茲生之道絕非災而何然後知緇字之所以从𠄎而制字者乃特以爲就其字而明通止止通之地先𠄎之而後一之夫然後通之必不可止者乃明也而如川穿等字皆𠄎聲卽皆犬聲乃其大綱實皆曲聲其易明者如拳之爲曲乃一聲無所謂雙聲也則必先破除雙聲疊韻之見然後乃能明聲耳夫子之以犬明曲者如此而其以牛羊明角通以儿在人下故詰屈者合觀之亦皆可明至此篇所以必引孔子所言之數條者非引孔子則篇

中所云曲直通之說人將異之必引之而後見人所習
讀論語十翼禮記之外夫子亦原有此等講明文字之
言即可見夫子一切之言六經之語亦無不皆合乎是
所謂文以載道文之在茲者也惟此數條彰明較著而
他文皆渾隱故人多不易見之且如說文所列部次人
原亦明其蟬聯遞下之相貫穿而不知其精微如是故
卽篇中所已明屬氣而在形先如自鼻羊鳥諸字其部
次先遞列於前然後而犇而么以下至於元茲等逐漸
形已形人之字又如到人變匕之匕與反人匕次之匕
乃卽次於人部之下惟變化故元外有元卽是人外有

人而一切皆從茲益惟比次則有上下有先後有兄弟
故在人下之儿部亦卽次於數部之後而兄部先部卽
次之其爲精義原皆一貫固知許書之所從出其來者
遠蓋雖游夏不是過也如是則茲字可明卽兄字可明
蓋必從一元茲益爲二元由是各各曲爲比次而有兄
有弟乃爲角通心通口通而一切皆通矣所謂天地交
萬物通其志同矣所謂受之未濟終矣所謂中矣故若
通若同若終若中則皆通之聲矣故兄字之出口於儿
上卽是上下交之象而夫子所以言儿在人下故詰屈
者則卽明明爲兄先等字發之而曲亦可見也至於茲

與淄皆是茲益之黑故其音同然茲之黑爲通而不止
淄之黑則通而竟止故其象異此皆就前所已明而申
言之者至於留之所以从田者田上有水則禾生川塞
則禾不生今以一塞其川則是溝洫之制皆廢矣田廢
則其田止而不耕卽是止而不通田中惟有黑土是以
緇淄等凡黑色之止而不通者皆从之制字止卽是壅
是塞孟子今茅塞子之心正取此象凡聖賢著書立言
未有不憑文字爲實象者至於易若空言義理固非象
其不明文字而言象者亦非實爲易象夫文字旣不明
從何知象且舍文字則本無由立象也止必於通留之

不通乃由於塞川之故川不塞則通故𠄎字古又卽以
爲坤字乃以明其川之不塞而通卽其於地爲黑之不
塞而通也通則萬物皆茲益而生生矣解易者從未及
此至許氏以易不留畚之留爲不耕田馬鄭諸儒皆謂
田一歲曰留其說似不同者若明乎留乃是田未有禾
而但有艸與黑土則初耕與不耕一也留或省艸作留
者則不言及其艸而但形其有乾黑之土耳一也惟無
水故乾而黑若水中之帶黑土者則又加水旁爲淄故
其泥相傳曰淄泥水曰淄水所以緇淄等字之黑不得
混同於茲之黑此等乃俗所謂音同字不同然而音乃

實同者則以其黑皆由茲益而來若由此而止不復通
則是緇字之去路而非緇字之來脉本體此其所以音
同說文菑字从艸畱徐鍇曰此爲从艸从𠂔从田不耕
則艸塞之故从𠂔𠂔音災若从畱則下有畱𠂔字相亂
錯不明曲直通之精義故其言止於如此而不知其晦
黑且以爲無聲之字更無從明其同茲而反茲其云與
畱𠂔字相妨則後世執泥楷書之見說文並不以𠂔與
畱同爲篆形何妨之有且觀𠂔字之形與義卽隸楷亦
不當書作𠂔田卽如从𠂔之虜盧字楷雖漫書𠂔形爲
田而亦不作畱形其作畱者乃從來筆畫相承之誤非

可以爲典要段氏云菑字从艸田𠂔聲與𠂔字風馬牛
不相及是也荀子云菑然必以自惡則畱乃惡義惡在
水則爲混濁故今俗猶以濁水爲惡水則卽淄泥一類
之語左傳使吾水滋者正謂其水之黑濁然其字不作
緇淄而作滋者淄爲塞象茲乃通形是時武城人方謂
鄙人以彼漚管之水通流入於己界其濁水之一一而
來者正是茲益逐通故其所云滋者言乎黑而卽以言
乎益其一本作茲者正是滋之綱字茲綱而滋目而以
屬水則滋字爲明惟茲黑故滋亦黑也管非黑色漚之
而水乃滋黑者多漚而搖動之則其水中黑土相益相

滋而滋原卽黑此傳文所以不用緇淄而用茲滋之故
而何茲爲元音之有乎且畱所以必屬於田而制字者
一則畱爲茲音茲以明坤地之黑而屬於土故畱亦象
田之黑土原爲音義之同然雖音同乃慎之而曲爲茲
益則如彼不慎而雖塞其曲則如此以同義致爲反義
猶之否字與胚孚同音義亦以曲之不成致爲反義故
如此等字雖亦曲聲則正私汙衰偏等類之曲而不成
其爲曲卽於其本字之義象著之然正惟著其所閉塞
者是曲而閉又必轉曲而通是以其聲亦曲也若否之
切近災者乃正此雖川之畱矣一則以災莫大於無禾

故畱尤必當重著於田字夫否之反象爲泰泰字說文
訓滑人或淺視之而不知其與出正爲相反泰之水通
出之川塞其相反固易見者而其精義乃正著於泰字
訓滑之中夫雖則不滑滑則不雖其相反固又易見者
說文泰訓滑而滑訓利其義精微之至泰與滑皆主於
水而從水利字从禾畱字从田田所以育禾禾之育全
資乎水其水卽泰之水滑之水水通則滑而利於禾爲
泰水雖則不滑利而否故否之不口卽出之雖川揭之
乃又甚易見者而田水必資乎溝洫故雖川不通之出
字必以由眇至川之出象之而後明其所以明出者乃

正所以明田之苗也田而苗則不通不泰不滑而禾無
由利矣故否泰滑利出苗等字之義皆爲一貫而貫曲
聲爲之綱如泰滑利則通其水之曲而一切皆通矣否
出苗則止其水之曲而一切皆止矣凡通止不必皆屬
於水而水爲大故泰字象之而訓滑滑者水之通而卽
禾之利則與苗之水不通而禾不利固亦正相反矣此
其又易見者夫禾者和也天地之生物者必以禾而其
所以生物成物者必以和凡物惟通而止止而通然後
和卽一陰一陽進退之謂故大學之格物必先於知止
惟止故禾惟禾故和何以見之說文訓齊字云禾麥吐

穗上平也象形齊者止之象也有一不止則不齊故制
字者以禾象齊實卽以禾明止而卽以明和之止也曰
吐穗者則禾之口通卽和之口通也管子之言禾云其
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
危故命之曰禾注云和調人之性命可見禾卽是和管
子所言正以比中和之君子得則安不得則危者卽前
泰與苗之義也其曰茲免者正二元之茲注云與滋勉
同者也此其又易見者夫齊字以禾象齊卽以齊象平
故說文云吐穗上平惟吐穗故平蓋口通則生若不通
則不生何由而齊而平故齊必於禾平必於和此之謂

齊平卽此之謂和平聖人體之以爲修齊治平中和位
育故大學曰知止中庸曰中和大學曰致知卽是知其
由止而通中庸曰致曲卽是致乎由曲而通其全書無
非皆以此義往復循環天地有一不合則不泰而否卽
不茲而甞矣茲卽泰之祉有示則止而不止甞卽否之
災以火爲火爨則災聖人體之以修德而成已成物中
庸主言和而大學卽主言利和字加禾以口而禾通利
字加禾以刀而禾亦通夫施刀於禾而何以亦通曰此
正所以卽禾而明和也凡和者息乎流以刀剖之則利
而不流故曰利者義之和義字中之戈卽利字中之刀

惟有戈有刀然後乃能斷制而不偏溺於和不偏而後
乃爲中和故義字之从羊者角通也我者我與子之我
卽茲字中之一子一我也和者口通也夫旣角通口通
而生物矣正是有我與子二人之象卽是二元之茲象
然使二人相暱以爲和則又成爲朋比比匪之象安得
爲和其何以爲中和之達道達德達者以羊角喻通卽
義中羊角之通故仁者人而又必兼以義宜之義乃恐
人之流爲朋比而無以分別親親尊賢之等殺故仁字
从人从二蘊之原卽包中男女俱立之各一人是故仁
爲中心發之則卽茲字一元而又一元之二人卽兄字

一上一下之二人惟儿字必居於人下爲弟二人故儿字訓爲仁人而義字則从羊从我義自我出故从我我不可與人睽故从手手卽是殺乃斷制而分別等殺之殺殺必以戈故从戈戈卽利字中之刀惟有此戈此刀而後能斷制以別等殺以成元亨利貞之利夫然後謂之以義爲利而成四德之中和此之謂利者義之和如是而後和乃通矣凡此者皆必要之於曲蓋凡事物若無等殺則徑直而不曲其於人也則流爲墨子之兼愛否則楊子之爲我子莫之無權其跡似仁而實非仁所以聖人制禮曰曲禮而中庸以禮儀威儀明之儀卽義

卽我卽等殺而人在其中儀字之象分明亦一我一人也威者等威正曲禮之等殺也故禮器云有曲而殺惟曲故殺惟殺故曲也我字之以戈斷制正是曲而手正是殺凡此乃又其易見者惟難明者是聲諸字惟曲聲故曲義曲象此則不暇一一轉遞證之如說文訓我字云施身自謂也乃我施二字同聲相連爲義我之與施猶之委蛇逶迤委佗而卽是委曲委者以象禾通而女通女通卽是施迤之也通而也卽是它故虵卽是蛇故委蛇卽是委佗逶迤迤之匏卽是施之匏卽是拖之匏而迤亦作迤迤之佗亦作他則以諸字皆一音切近之

通惟迥聲之匏卽是拖故也聲之他卽是佗佗與我卽是我與子乃原是二元之茲茲爲由一元而二元茲生之始故委蛇之女它卽始之女台而女亦卽爲我與女之女而卽子與女之女蓋自男視女則男爲我而女爲汝所以女卽是汝而原是女總之其象無非自葍至茲而起而實皆自曲義曲象曲聲而起若非曲則諸字無由通若非曲聲則曲義曲象無由見以聲言之曲能統茲而茲不能統曲惟也曲故虵曲故施曲而義亦曲而我亦曲而利與和亦曲委字之所以从禾者和也而卽曲也委聲之倭倭踈接等字爲烏禾奴禾切者委之聲

禾也禾委之聲卽曲聲故委曲之象卽和象而倭遲威夷亦卽是委曲之聲之象所以威儀爲曲禮正是委曲繁重之禮而威之女乃正是委之女儀之我乃正是義之我威之爲姑爲畏其精義經說中晰明之惟有我與女卽是彼與此故一切等級皆由威儀之女我而生此之謂義者宜也禮所生而我與女要從仁字之二人而起故曰仁者人也惟有从人从二之仁乃有他人而義由此起也惟有他與予是以有推予惟推卽是施是以施爲予惟予卽是我是以施爲我惟施卽拖聲故卽我聲惟我卽義聲故卽施聲此所以說文云我施身自謂

也其源無非一出於茲象要之皆一本於曲聲之周流
同轉如春秋左氏經盟於曲池公羊作歐蛇者它卽也
故蛇卽池而亦卽虵之也矣區音之轉曲人所易明區
卽曲故歐卽曲矣蛇與池之聲亦曲也明之者則知曲
池歐蛇猶委曲也然而惟聲爲難明且如中者通之聲
而和則曲聲中和卽是中行而行則直象之聲夫義利
之所以爲和者義利亦曲聲也惟曲聲故曲義曲象惟
有此戈刀以折中其和故其和乃和而不同若是則無
如前所云流爲朋比之象者矣而朋亡矣惟朋亡然後
得尙於中行而卽中和矣泰之所以成此象者泰之滑

也滑之利也利之義而和也周禮調以滑甘滑而曰調
者調和也賈氏謂滑爲通和往來彼雖隨文就解充之
則卽精義所存正合泰字訓滑之要妙調和卽是劑和
劑和正是說文訓齊之平之禾而說文訓禾字云二月
始生八月始孰得時之中更可見制字者就禾字以明
中和時中和有戈刀之斷制則中斷制者止之謂也物
必各止而後齊故書云乃止齊齊必於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者以戈齊之也戈卽義利之戈刀也不然四五六
伐之言幾不成義夫聖人制文字天道在是人事亦在
是精義在是形跡亦在是事物無二文字非收誓之文

卽無與於義利齊和之義也要之義利戈刀皆所以明
乎有所節止而得中和者則戈刀之斷制原卽劑和牧
誓之伐戈之實象義利之戈刀相喻之虛譬猶幾之兵
戍矣要其立象以歸於止齊則一夫齊者彼此之所形
也有彼此然後形其相齊而不相差如前所明之柴乃
相差之彼此也禾則相齊之彼此也若無彼此則無所
謂我無所謂齊卽無所謂平與和故義利从我从刀之
所以斷制者齊乎彼此而使之皆無過不及則劑和者
亦正以劑乎彼此而使之無過不及也二者有一過中
則彼過而此不及卽不得謂之平謂之中謂之和故發

皆中節而後謂之和者節者止也物有彼此則必彼止
於彼此止於此而後各如其分去聲之分卽平聲之分
如分者謂分中也如乎中則卽所謂如心之恕中心之
忠故曰違道不遠而猶違道者以中節之未必能皆中
也必中和之聖人而後乃一無所違而從容中道中道
卽是中節節者竹之節也竹必有節而後一節一節分
中故喜怒哀樂亦必如竹節之適中而止是之謂節制
卽斷制也卽劑和也必如此而後竹乃成其通則卽必
如此而後道德乃成其達此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
其天所以爲達乎天德而肫仁原卽否泰之以鳥孕相

喻淵浩則泰滑之以流水相通中庸之肫肫泰之翩翩
皆鳥孚之象也淵淵浩浩則正是反乎𠄎之雖川而原
是川之貫穿通流以一節言之則小德川流以至極言
之則大德敦化矣其化正所以明曲誠之變化中和之
由曲而化猶劑和之由麪而和矣聖人字字喻道而皆
一歸於曲凡物象非曲則無中故聖道非曲則不中易
云曲而中者去聲之中卽平聲之中所謂從容中道其
中非爾力者斯之謂歟要之文字主於聲義象三者貫
通必研聲象之實而後義之虛者益明故如笛字若但
知其爲災害之虛義而不究聲與象之所以然則如此

等字人甚忽略視之今明及於茲然後就而明之且如
考工記察其菑蚤不齟菑栗不迤及漢書榘石菑之類
皆以菑爲植立之象者乃聲通於栽植之栽也而其本
字中所以見爲植立者則正以𠄎中橫插一畫之一豎
起而爲植立之丨象所以爲栽亦猶以丨字之象豎立
而爲中字之丨所以執中猶執一說文訓丨爲上下通
卽泰之上下通行之中也中以行願也粗之則是棍矣
聖人以文字立象明道其曲折精妙至於如此而猶不
特此也植立之象以木爲主木者曲直也菑字中以𠄎
爲曲而一爲直惟直所以是植惟𠄎所以是曲直之植

字部
若菑粟之用爲副析卽是用𠄎之一畫插入之象所以爲副析而亦原是植立大凡一字不能僅施於一名一物之用所以用目若爲多義而綱義則同其所以同者聲音也故曰凡字義主於聲而字字無非曲直通之精蘊無非乾坤否泰剝復之流通菑字明則茲字愈明而凡天地網緼陰陽闔闢中和位育修齊治平尊卑上下曲直止通一切之象無不就一茲字之象中而可見矣要之茲原卽曲曲卽包字一以聲通匪惟言喻一切仁義禮樂之象悉皆起於包中而聖人法之試釋說文之解包字者而可見其聲通則稽之古書及儒先師承之

傳注而可明就如包卽是孚觀於抱桴枹胞胷等同字而可證精之至也至於誤以茲益之茲爲非从二元者其所據乃據說文之訓茲爲黑而不訓爲益耳不知說文不獨以茲益分訓於滋茲二目之中如前之所明者且其書中實明明訓二元之茲之本字爲茲益而或若不見之說文解畜字引淮南子曰元田爲畜其重文之蓄字云从田从茲茲益也夫畜字旣从元田則重文之茲田自然是从二元之茲此不待達者而後喻而許氏特於此加茲益也一語乃顯然正以二元之茲本文未嘗訓益故特於此補而訓之可謂備極經營周詳曉

暢之至矣左傳爲其畜之碩大蕃滋卽此蓄此茲之訓
一也誰謂說文未嘗訓二元之茲爲益而但訓黑乎觀
此則茲字愈明茲字明而兄字無不明矣夫制字以口
通喻道乃學者從來所未揭故白山公轉疑兄字非从
口而从兒省一似與說文立異然觀公書中推服許書
至極則可見書中之間與許異者乃正以實事求是務
研文字之精微夫研究字義而至於凶門則已入角通
口通心通之界際所見深矣承吉今刊公書爰就曩著
經說中所解兄字錄出梗概以成是篇冀以補公未備
非承吉自有學識惟主於多傍說文以取證聖經乃正

體公之志以許書爲彙垂宇宙助成聖人萬世之用者
且承吉幼承 庭訓教以歛言由是與揚語浹洽流通
及長而讀古書及儒先傳注之通轉音切遂浸覺其同
異渾如一轍適以藉助管窺然是篇聲不及證明意不
及推晰所著經說抑尙未遑裁覈雖此略彼詳亦究恐
無當於經義也

篇中書字之口須微缺不合乃是小謹
財見之象恐鏤板未盡分明特此識之

內姪江熙載

姪孫昌輔

校



